

譚正璧編

〔改訂本〕

中國文學史

大綱

于左任



譚正璧編

(改訂本)

中國文學史大綱

上海光明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十日八版



中國文學史大綱 (改訂本)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編著者 譚 正 璧

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

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五四馬路
光 明 書 局

本埠代發行所

上海五四馬路
五四五六五號

啓 明 書 局

改訂八版自序

這本書的初稿，作於民國十三年，而出版於明年的秋天。不料不到二年，即由再版而三版。在我的本意，再版之后，就須改作，後來因為沒有空閒的時間，只寫了一篇「三版附記」，將書中的謬誤敘明，即付刷印。本來三版即可以停刊，但我不能阻止發行者的盛意，也不便使購讀者失望，所以以後還是繼續出版。到了去年，中國文學進化史編成，本書正六版出書。在這時候，我決定賣完了即停版，已徵得發行者的同意。但在今年秋季各校開學的時候，又有許多學校向發行所大批購買，作為教科書之用。一天我正在上海，看見這種情形，於是又不得不硬硬頭皮，付之七版，而一面就決定再改正發行。

本來中國文學進化史的內容比這書要多四五倍，只合於大學而不適於中學教科之

用，而且定價較貴，也不適於內地中學生的購買力。本書內容簡單，定價低廉，已銷行萬餘冊，可見他在中學校內需要的程度了。但一讀內容，着實使我汗顏，不但遺漏很多，而且辭句也多不通，即使他人不說，我自己也覺得愧對讀者。爲了這個原因，除非絕版則已，如要再付刷印，就非改訂不可。

這次的改訂既屬迫於不得已，於是不能不竭全力以從事。改訂的結果，第一，第九，第十，第十一四章（占全書五分之二）幾乎完全重作，而所收材料，迄於當代爲止。中間新材料的加入——如彈詞的敘述——及謬誤的補正，每章都有好幾處。雖不能說盡善盡美，但也可告無罪於讀者了。

當三版問世時，曾得到友人朱枕梅君及汪鴻勛君的批評，載在十六年學燈（時事新報附刊）的書報春秋。他們的贊許的好意，也很使我汗顏無地。不過後來汪君在另外一篇文字裏，却譏吾爲「對於中國文化懷着滿腔熱血的忠臣」；且說我「因爲西洋文化的大宗輸入，汗流浹背的拼命抬出『國故』的照牌」，却不免使我大失所望。我曾作文駁覆

（同汪君原文都載於十六年學燈），汪君遂沒有再回覆。我的駁文在這裏不想再說，因為這是汪君一時的誤會，凡讀過本書初稿本的讀者，沒有會以為汪君的話不是「無的放矢」的。

在本書裏，有一處優越於中國文學進化史的地方，須得在這裏說明，就是關於彈詞的敘述。在編中國文學進化史的時候，我所得關於彈詞的材料尚不多，去年因編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女性對於彈詞有獨特的擅長，不能不加以深切的研究，於是就得到較多的收獲。這個收獲，在本書的改訂時又順便利用了。此外，本書雖然名義上是編的，但也有幾處創見的地方：像聖歎所定「六才子書」，係每種文字取其一種，絕無重複，却為前人所沒有道過。再如施耐庵即施君美，在他種文學史上亦從未說過。最近，我又在澄江舊話第一期上看到施耐庵乃東台人，曾在江陰徐姓當過塾師，水滸即作於徐府上。此項材料亦很重要，在本書內當然不容作考證的敘述，但我很願意告訴一般對於中國文學作精密研究的同志，所以附記於此。以上二種發見（當然不是發明），都已為他人採取。

他們的著作發表在后，大概不是偶然的相合，但他們都不言所自，未免遺憾！其他如某君的中國文學史綱，其第一章至第五章幾乎完全抄襲本書，節目分段也幾乎全同，不過易白話爲文言，也沒有將採取的原書列出。本書的材料當然也採取他人著作，但一方將參考書開明，一方却自創體例，決不抄襲他人所用成例。（否則又何必另外編作？）在這點上，那位編者却似乎太不客氣了。

在本書的結末，本有一頁重要的參考書目表，表的前后附帶的聲明，另星的參考書，及各家專集，各種小說，詞曲，詩話，各部總集都不曾列入。不料有一位「目空一切」的大文學家爰瞳，在給我的論文學史書（原書沒有直接寄我，却登在南京某報副刊上換取了稿費）裏，不知何據，笑我所參考的書「鬼可憐的只一點兒」。他在那篇文字裏，還罵我「所崇拜的胡適和鄭振鐸等還沒有讀書哩，還沒讀過文學的書哩！」罵我「還沒有認得中國文學的本身，……跟着不看書的人瞎撞！」但他沒有將他自己究竟讀了些什麼文學書告訴我們，也不會將他認得的中國文學的本身究竟是什麼，寫出一本文學史

來給我們看了心服，只是一味「狂吠」，未免有些無聊！我並不反對別人的批評和討論，而且很願意領教別人的批評和討論，只要是誠意的合理的批評和討論。至於「狂吠」式的謾罵，無理由的嘲諷，那只能用之於「村婦罵街」「文丐詐錢」，却不是批評家討論家應取的態度。像爰暉君那樣，一方面目中無人，一方面自己又大搭其臭架子，說什麼「最可恨的如胡適之的荒謬絕倫的詞論（見詞選序）……等，我在矯正我的弟弟時，就有許多困難了。」什麼「我的老師胡光燁先生的「文學史」還不敢問世。」把矯正自己的弟弟以自眩其正，把老師大作不敢問世以自圓其腹筒空虛，那徒見其自丟其醜，猖獗不可耐而已！云何批評討論之有！

本書當然不是盡善盡美的著作，所以也並沒有什麼可以「非議」的地方。但善不善原是相對的考語，我不相信世上有完全的善和完全的不善。我的著作縱然不能算完善，但也不能說是完全的不善。世上有許多批評家，他們以為非完善的著作不該問世，我就大不敢贊同。如果嚴格地講，一定要完善的著作才問世，那末號稱智識荒的中國更沒有

書可讀了。我以為著作無論是好是歹，都有問世的必要，究竟是好是歹一任批評家去批評。（其實不問世又何從邀得多數批評家的批評，而知其是好是歹？）如果沒有電燈，甯願棄油燈不用而坐於黑暗裏，如果得不到錦衣玉食，情願看着繻袍簞食而凍死餓死，世上決無此大愚人。否則非名之為「神經病者」不可了。

感慨的無關宏旨的話太多了，也囉嗦得不像是序言，就此帶住吧！

一九三〇，一二，三一，正壁於黃渡

目次

第一章 叙論

一 論文學

文學在歷史上的意義……什麼是文學……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不關

二 論文學史

什麼是文學史……文學史的種種……中國文學史材料的搜集

第二章 太古至唐虞文學

一 文學的起原

文學起原說……神話與傳說……東西文學起原之一轍

二 唐虞以前至唐虞

一——二

一三——一九

唐虞以前……唐代文學……南風與卿雲……二典三謨

第二章 夏商周秦文學……………二一——二八

一 夏商

貴族文學的確立……商湯革命影響於文學……采薇與麥秀

二 周秦

周初文學……詩經與孔子……左傳諸子文學……南方賦家的勃興……秦代文學

第四章 兩漢文學……………二九——四〇

一 西漢

帝王作品……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樂府之興與古詩十九首……東方朔與小說……

楊雄及其他作家

二 東漢

班氏兄妹……五噫和四愁……漢武故事的盛傳……建安七子

第五章 三國兩晉文學……………四一——五一

一 三國

魏國文學……………蜀中文學……………吳地文學

二 兩晉

顏廢文人——竹林七賢……………二陸三張二潘一左……………史與小說……………翻譯文學……………東晉
詩人……………子夜歌和懊儂曲

第六章 南北朝文學……………五三——六四

一 南朝——宋齊梁陳

佛教思潮之侵入與翻譯文學……………謝顏鮑……………竟陵八友及其他……………南朝小說……………昭明文選與批評文學……………徐庾與陳後主……………吳聲歌曲與西曲歌

二 北朝——魏周齊

北方文學之特色……………木蘭詩與楊白花……………邢魏與庾王

第七章 隋唐五代文學……………六五——八三

一 隋唐

隋代文學改革一瞥……………初唐四傑與珠英學士……………陳張與文章四友……………王孟高岑及其他……………詩仙——李白與詩聖——杜甫……………大歷十才子及其前後……………元白與韓柳及其他詩
文作家……………三十六體及其他……………佛教影響於文學……………志怪書與傳奇之盛……………詞的創
作

二 五代

印刷術發明影響於文學……………韋莊與蜀中詞人……………花蕊夫人……………南唐二主與馮延巳……………陌上花開之佳話

第八章 兩宋文學……………八五——九九

一 北宋

西崑體和古文復興……………歐陽修及其他……………三蘇與江西詩派……………晏氏父子柳耆卿及其

他詞家

二 南宋

語錄與禪學……楊范陸與四靈及其他……通俗文學的初幕……辛棄疾與姜白石……

詩話文選及文料

第九章 遼金元文學

一 遼金

遼國文學……戲曲的前夜……元遺山及其前之詩文作家

二 元代

四大詩文作家及其他……曲詞代謝……關鄭馬白——北曲作家代表……西廂記與西遊記……荆劉拜殺與琵琶……忠義水滸傳與三國志演義

第十章 明清文學

一 明代

一三三——一四五

詩文的復古……永樂大典和八股文……詞家與散曲家……西遊記金瓶梅及封神……
誠齋樂府與四聲猿……安邦定國志與鳳凰山……臨川四夢……通俗短篇五大寶庫

二 清代

桐城派與陽湖派及其前後……女作家之努力於彈詞……詩壇鳥瞰……四庫全書與金
聖歎……長生殿和桃花扇與九種曲和十種曲……通俗小說四大派……崑腔與京劇……
……所謂詞學復興……聊齋志異子不語與閱微草堂……章實齋的文學論與文學史之創
作

第十一章 現代文學與將來的趨勢……………一四七——一七〇

一 現代

辛亥革命的前後……譯界之王林紆……文學革命的先鋒……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
……新詩壇的變遷……戲劇的三條路……新體小說……散文與雜誌……翻譯文學……
整理舊文學的成績

二 將來

無名作家的悲哀……開快車的時代……世界文壇的大勢觀

第十二章 結論……………一七一

一 中國文學變遷大勢

南北二派之消長……詩歌的演進……小說的發達……散文的變化……兒童文學和地

方文學

二 作者的態度和希望

作書的動機……史料的窮窘……理想中的完美的中國文學史……將來的希望

第一章 敘論

一 論文學

文學在
歷史上
的意義

學史」。

我們現在要研究文學史，當然應該先要明白「什麼是文學」和「什麼是文學史」二個字，在中國古書上的意義是這樣的：論語載「文學」為孔門四科之一，子游，子夏在文學科，疏謂「文章博學」，意義完全與現在所稱的不同。自漢代起，「文學」變成了官名，漢時郡國皆置「文學」，魏，晉以下都有。唐時太子諸王置「文學」，侍奉文章；州牧府尹，及各都督府各州，也置「文學」，專掌以「五經」教授諸生。他的取義當然

也不脫「文章博學」，不過把孔門私家教育所定的科別，一變而為國家的公務機關，從事的人，一變受教育者為教育者罷了。

類於現代所謂「文學」的意義的，在論語上有所謂「辭達而已矣」，「修辭立其誠」的「辭」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的「文章」二字。在晉代又有「文」與「筆」的分別：「文」指純文學，「筆」指雜文學，一即狹義的文學，一即廣義的文學。梁昭明太子編文選，始排「經」「子」「史」於文學之外，而以「事出沉思，義歸翰藻」的為文；他的兄弟梁元帝也說：「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這時纔將文學從包羅萬象的學術中獨立了出來。到了唐代，韓愈倡「文以載道」之說，視「文」祇為哲學家發表他思想的工具，意義既偏狹，而又顯然忽視了「文」的本身的特長。於是真正的文學作品，如唐之傳奇，宋之詞令，元，明戲曲，明，清小說，均為純正的學者所歧視，而都不能在當時有所立足。韓愈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罪人啊！

什麼是

在最近，始有人專門替文學下定義。著名的國學家章太炎，在他演講的

「文學」國學概論裏說：「有文字著於竹帛，叫做『文』；論彼底法式，叫做『文學』。」
這個定義自然也不確的。因為我們知道「論彼底法式」是「文法學」和「修辭學」上的事，並不就是「文學」；文學家雖然也要講究文法和修辭，只是決不是講究文法和修辭就可算是「文學」，因為「文學」所重的還是他的內容。張之純在他所著的中國文學史裏論文學的性質說：「文學者：宣布我感情，發抒我理想，代表我言語，使文字互相連續而成篇章，於以覘國家之進化者也」。這個定義，包括文學的內容，形式及作用，要比章氏圓滿的多。不過他以「於以覘國家進化」一語表明文學的作用，「國家」和「進化」的範圍太狹，不如說「於以覘社會之變遷」，便較為妥當了。

胡適之在什麼是文學一文裏說：

我嘗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達意達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

但是怎樣才是「好」與「妙」呢？這就很難說了。我會用最淺近的話說明如下：「文

學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

胡氏的定義及其所說的要件，最能使我們明白「文學」這個名辭的真確概念。他又解釋他所說的三要件說：

因為文學不過是最能盡職的語言文字，因為文學的基本作用（職務）還是「達意表情」，故第一個條件是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達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決不會誤解。……

懂得還不夠，還要人不能不懂得；懂得了，還要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感動。我要他高興，他不能不高興；我要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他崇拜我，他不能不崇拜我；我要他愛我，他不能不愛我。這是「有力」。這個，我可以叫他做「逼人性」。……

第三是「美」。我說，孤立的美，是沒有的。美就是「懂得性」（明白）與「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來自然發生的結果。例如「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何以「美」呢？

美在用的是「明」字。我們讀這個「明」字不能不發生一樹鮮明逼人的榴花的印象。

這裏而含有兩個分子：(1)明白清楚，(2)明白之至，有逼人而來的「力」……

(胡適文存卷一第二九七——二〇〇頁)

解釋得這樣明白透澈，我們如再要加以說明，真正是「畫蛇添足」，徒然獻醜了。

文學與
其他學科
的不同

文學與其他學科不同之點，在這裏也有略為說明的必要。

科學(這單指自然科學說)是以事物為解釋的對象。他是根據動的觀察，實驗，而判斷我們舊有的由經驗得來的假說，以獲得事物之現象，而使之有規律；更依照這已得的規律，以推斷將來。他只有「是」「非」的問題。他是以客觀的態度求客觀的「真」。文學不是以物之對象而為實驗的判斷，祇是由靜的觀察所得來的一瞬間的想像(同於科學方法的假設)。他是心靈現象的表顯，毫無規律可說，並且是主觀的。與其說是求物的「真」；毋寧說是求物的「美」。

至於社會科學，他是以一切人世的事像為敘述或推論的對象，而以客觀的態度，把

他很確切的有規律的有系統的記下來，以顯現他自身的或自身以外的一切因果關係，而為將來的借鑑。他是以「求價值判斷的真」為其目的。文學不是推論的，是主觀的，自身並不表現因果關係，也不為將來打算，並且不是一種判斷。

哲學的（一）以事物為理論的解釋的對象，（二）求真的態度，（三）是一種判斷，皆與科學同；乃是根據推理或推論，而為人間世一切問題的懸解。他把一切事物，在於合理的關係之中，看做是被支配於一個大原理之下；其目的在總合一切現象，以發現其組織的次序。他是人類「知」的活動，是事物與心的複合現象，是滿足人類的「知」的要求。文學他沒有這樣的大企圖，他只是把人類心靈裏感覺的或突然發生的秘奧，並用不到知的活動，也無須有規律，體系，便是這樣的自然地寫下來的東西！

文學本是藝術的一種，他在藝術中的位置，我們只要看下面一個表，便可以明白，這兒不想多說了。

時間——文學……音樂

藝術——空間——雕刻……繪畫

綜合——戲劇

二 論文學史

我們現在已明白什麼是文學，我們再來研究什麼是文學史。

文學史是歷史的一種，歷史的定義，梁任公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裏說

是：

什麼是
文學史

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廣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爲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鑑者也。

從這廣義的歷史的定義中，我們就可以很省力的取得一個狹義的文學史的定義。文學史的定義是：

敘述文學進化的歷程，和探索其沿革變遷的前因後果，使後來的文學家知道今後

的文學的趨勢，以定建設的方針。

照這個定義看來，文學史的使命有二種：一是敘述過去文學進化的因果，所以退化的文學應當排於文學史之外的；一是指示未來文學進化的趨勢，當然在希望現在文學家走上進化的正軌。所以他的作用，不外乎在使現在文學家知道文學所以進化和怎樣才算退化，根據古人經驗，避免蹈其覆轍。而且過去文學的進化是盲目的，沒有一定的方針和步驟的；此后的我們，可以有所依據而向着進化的大道上去，不至事倍功半。於此可見文學史於文學上是怎樣的重要了。

文學史
的種類

文學史因所敘載的對象有廣狹，所以和普通的歷史一樣，也有許多種類的種類。文學史的種類，為一般文學史家所常用的，不出下列幾種：

1 通史——

(一) 全世界的——如世界文學史綱……文學大綱

(二) 分洲的——如歐洲文學史……南美文學

2 專史——

(三)分國的——如德國文學史大綱……中國文學史

(一)一個時代的——如希臘文學……中古文學概論

(二)一個主義或派別的——如表現主義的文學……江西詩社宗派圖

(三)一人的——如太戈爾傳……屈原評傳

(四)專治文學的一部分的——如中國小說史略……西洋小說發達史……宋元

戲曲史

本書是屬於通史分國的一種中，所負的使命，就在敘中國一國的文學史。

中國文學
的學史材料
的搜集

中國文學的材料，因為年代的久遠，地域的廣漠，頗有網羅難盡之慨。

較古的作品，或已失傳，或雖傳而僅存一一孤本，非大藏書家或大學問家不得拜讀。再加上權力階級的好惡而加毀譽，很好的作品，每不為人所注意，甚至連作者名字亦不知。本書絕對避免「以人存文」的謬見，而重視真正的好作品。材料的根據，大

概分爲二類：

1 原作——如曹子建的曹子建集，王實甫的西廂記，曹雪芹的紅樓夢……等。

2 見他書所載——如元稹的會真記不載長慶集而見於唐代叢書及太平廣記，韋莊的秦婦吟不見於浣花集而見於考古學零簡，南唐二主的詞見於各種詞選，元人的散曲見太平樂府和陽春白雪……等。

至於作品真偽的斷定，和斷定其他歷史——如哲學史，佛學史……等——材料所用的方法一樣，亦用內證，旁證的方法：

1 內證——作品的內容，須和作者時代相符；文字也須和同時代所用者相合，而合于文字進化原則。比如元曲之襯白用字，唐人傳奇中決不會用的，如有發現，必爲後人僞作。不但文字，就是文體也可作證；例如宋人平話體，決非漢人所。此外思想亦可爲證，例如佛家思想，決不會侵入詩經的作品中。不但如此，思想是時代的產物，如和時代不合，且在當時不見影響，亦無淵源可尋，即可斷

是僞作。

2 旁證——旁證是從他書得來的。例如古詩十九首，玉台新詠大半都有作者名字，文選則以爲無名氏所作。昔人要證明生查子非朱淑真所作，就在六一居士詞中尋出同樣的一首，此證因之得成立。劍俠傳舊題段成式作，因在段作酉陽雜俎發現若干篇，又見在太平廣記中所引的幾篇後面注明係出裴劍傳奇，我們因知劍俠傳係後人僞編，唐時並無其書。

本書因篇幅關係，只能敘述斷定的結果，而不能細列斷定的經過。引用的書本，也爲節省字數計，不一一列入原文下面了。

第二章 太古至唐虞文學

一 文學的起原

文學
起原

文學發生于文字之先，此說已爲多數學者所贊同。至於文學的起原，以詩歌爲先，此說亦有相當的理由。講到詩歌的起原，大家都引詩傳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則言之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這一段雖然是詩的起原說，也可以當牠是文學的起原說。此外如近人所說：「歌謠之興，在未有文字之前，性情所至，自然流露」；這「性情所至自然流露」

八字，真能形容盡致，尤爲言簡而有味。

我們試想，在太古時代，人類剛從原人進化爲純粹的人類；對付環境，漸由用手而進於用腦；既用腦，思想自然便發達了。「他們在飽腹嬉遊的時候；感着山川雲霞自然的美麗，心腦中鼓舞欣感到極端，便不期然而然的發出一種讚嘆歌慕的聲音，自然而和諧，流利而清亮，可以感動他人，促起同樣的快樂，」於是文學便胎生了。

神話
傳與
說

從此以後，文學便成了一種發表思想的重要工具。文學既由思想而來，思想變遷，文學當然亦隨之變遷。所以後來人類智識漸開，對於自然現象，不免好奇而懷疑，遂用思想去解決牠；解決不開，便用假設來代替，於是就有種種神話。在這時候，神話便成了文學的中心點，比詩歌尤其重要。再後，假設因習久而成實際，把「神」當做真的存在，於是因感謝之餘——因爲他們以爲神是給我們以衣食的主宰——或發生其他希望，就有禱神求神種種的舉動。這時使用詩歌的方式，加上神話中的事實，就產生了頌歌和讚語。不過彼時是不用文字的——然實因彼時沒有文字——正和

現在鄉僻中故老的傳說，及牧孩口中的猥曲一般不見於書傳，而但以口耳相傳。然而亦因此之故，那時候的文學都失傳了。我們現在只能在較古的在文字中留下的，用推溯淵源的方法略知大概。例如由樂府詩集前半部裏的郊廟詩，和詩經中的頌，可以推見無文字時之頌歌，當與之相近。再以古詩——包含國風……等——和頌歌相較，便可看出他們的關係，而斷定最早的詩，除贊美自然外，便以頌神詩發生爲最早。

此外民間傳說亦很繁多，如歷史上的三皇，五帝，都是當時的傳說，而復加神話的修飾，故有伏羲龍首人身等的神話。我們翻開古史來看，自周以前，此等神話和傳說，觸目皆是。詩經中所載史詩，或竟有爲無文字時所傳下，亦未可知。所以經史中所載，雖然不盡是有史以前的人所自著，然亦可見彼時民間文學之發達，而已有普遍的永久的價值了。

東西文學
學起原
之一轍

照以上所論列者看來，東西文學的起源，如同一轍。西洋文學也起源於頌歌和史詩。——頌歌皆關神話，史詩都取材於傳說；神話記神人之行事，

傳說則以古英雄爲主，其內容亦彼此都有相似之處。例如中國傳說中的鑽木取火的燧人氏，教人結網罟以佃漁的伏羲氏，教民稼穡的神農氏，和希臘傳說中的 Hephaistos (火神)、Artemis (佃獵之神)、Demeter (禾稼之神，義爲地母) 不但意義相同，而且次序之先後亦相同。在這裏，又可窺見東西民族文化演進之步驟，彼此亦暗相契合。

二 唐虞以前至唐虞

唐虞
以前

古代的文學作品名目，爲吾們所能攷見者，有葛天氏樂歌八闕。牠的題目見呂氏春秋，而歌詞一句，爲文心雕龍所引。此外便一字不傳了。有人以爲散文在三皇時已有，且起於詩歌之先；三皇之有無不可知，又沒說出相當的根據，當然不能徵信。詩歌之在文字中傳至今日者，有禮記郊特牲篇所載伊耆氏的蜡祭辭四句，和吳越春秋所引不全的黃帝的斲竹歌二句。此外黃帝殺蚩尤時所作柷鼓之曲十章，亦徒存其目於偽作的歸藏中，尚在可信可疑間。至於周秦諸子中所引用的古辭，大半都係偽

托，此意素爲中國學者所知，不須再辯。

漢書藝文志載黃帝時著作很多，幾乎百科皆備，而且又有小說一目。此等書大都爲僞托，吾們觀名卽知爲僞，也不必再引昔人駁斥之語，以佔篇幅了。近人有言：周秦以前，爲文學成立時代，書經亦僅一種文字，故除詩歌外無文學。——此說雖未爲得當，然亦可以形容當時詩歌之單獨發達了。

唐代

文學

唐代文學傳見於典籍者，有文心雕龍所稱引的堯時大唐之歌，和路史所稱之經首之詩；大唐歌尙載於路史，而經首已不傳。然而也是不可靠的。中國多數學者所共同默許而不表示懷疑者，只有堯時的擊壤歌和康衢謠。擊壤歌實在也不過是一節順口的說話，我們看原文——「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明明是一段反抗當時贊美帝德的人的憤語，稱牠曰「歌」，有些名不副實。康衢謠見列子。列子係僞書，而且辭句和擊壤歌相差太遠，大概已經過後人的修改，不是「廬山真面」了。淮南子所引的堯戒，雖然用韻，然而不能算文學，殊無引

述的必要。

南風
與
卿雲

到了舜時傳下的歌辭，便稍多而較可靠了。舜即位的第二年，曾作五絃琴以歌南風，歌辭是——「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從辭意上看來，此歌却不像舜自作，而和康衢謠同樣是一首民謠。昔人都以為舜所作，那麼舜豈不太自負了？

舜的史實，吾們在尚書虞書中可以略見一二，他曾有些關於文學的政蹟，——就是興樂。凡詩歌不必盡可入樂，而樂詞則必皆為詩歌；所以興樂，可以說間接提倡詩歌，而又間接為提倡文學。他對夔說的一段話裏，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幾句話，就可當做詩的定義；除去「律和聲」一語，也可當是文學的定義了。

此外如尚書所載股肱元首歌，和臣下的答歌，雖名為歌，遠不如南風歌之有文學意味。其他如現在定為國歌的卿雲歌，聲律風格均佳，已非以前的幼稚的作品所可比擬。於是可見舜不但首創詩教，而自己亦努力於詩。原詩甚短，引如下：「卿雲爛兮，糺緜

纓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由事實上攷證，雖然作此歌的動機，帶些不可信的神話性質，而在他的本質上，却完全沒有迷信色彩。就是八伯的贊歌，「明明上大，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於一人」，也富有文學趣味，已備具詩的條件。此外再有載歌一首，稍含抽象性質，不及上所引者，故亦不引。

二 典

虞舜時代的文學，還不止此；就是二典——堯典，舜典——三謨——

三 謨

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的文字，雖專為記言，然亦有近於文學性質之

處。禹貢一篇，雖為夏書之一，而實作於虞時。凌獨見君以為「……全文只有一千二百多字，能把當時天下之大，華夷之界，山川的脈絡，治水的順序，以及土田，貢賦運道……都一起很仔細的說進在內，真是極大文章，」已把牠的特處說出。我以為此篇雖然不是純文學的文字，然而頗具文學的經濟手腕，值得把牠在文學史上提起。

中國文學史大綱

第三章 夏商周秦文學

一 夏 商

貴族的
文學的
確立的

唐，虞以前的文學，完全是平民的，社會的。此後由部落時代進而爲國家時代，文學便逐漸君主化，貴族化了。本來頌神，贊美自然的詩歌，變做贊美君主，取諛貴族的替代物了。唐時之康衢謠已稍開其端，虞時之南風歌就近於諛詞，而八伯之歌，竟完全是諛語。所以舜之興樂，一方面提起人民的文學興味，一方面實遏止了平民與社會文學之發展，而代以貴族的政治的文學。然而世間一切事，往往是相對的，所以很難定功罪。正和清代編四庫全書一般：一方面孤本之書賴以保存至今，

又一方面，最通行而犯禁的却因此消滅。

到了夏時，承舜時的文學趨勢而再演進，成爲完全的貴族文學。雖然在詩經中尚保存些當時的歌謠和頌詩；但歌謠已不復能分別尋出，而頌詩又多媚上之語。此外塗山歌是僞作，可以不論。如五子之歌，却完全是五首「座右銘」，安得名之爲歌？在散文中，甘誓總算是傑作，在八十多字裏，將出師的原因，吩咐戰士要盡責任，和戰後如何賞罰，一一說出，言短而有威。但揚雄尚以爲「虞，夏之書渾渾爾」。至於此時代的箴，戒，麟詞，傳下很多，都是文章而非文學，更可置諸勿論。

夏之末代，著名的暴王桀，造瑤台酒池，當時臣下有一首怨歌詠他。在這首詩裏，已含有譏刺的氣息，風格雖不十分高妙，然不是當時盛行的貴族文學，所以也有一提之價值。

商湯革命
命影響
於文學

商湯革命，相沿稱爲革命之始；但有人以爲前已有之——如黃帝戰敗神農氏而爲天子——不能說是創始。別的我們暫置勿論，總之，革命不過是一

種反動，也有時代的趨向，正不必彼此強同。在湯誓中，我們就可見他的懷抱，和革命之起因；而且我們又可窺見當時還是神權重於君權時代，因為他口口聲聲將革命一事誣之於天，以欺愚民。實在照現在人說起來，革命便革命了，有什麼推諉？不過這是時代所限，在當時不得不如此；不如此，或且再起反動，亦不可知。因此這篇文章的口氣，變為非常宛轉，遠不如甘誓之嚴而有威。而且此後的典制文，也漸變為柔弱而均含有籠絡下民的意味。

采
與
薇
麥
秀

此時代散文很多，詩歌却不很發達。詩經所採，既無從分別出來，而桑

林麟辭——或以為即是大旱祝辭的異文——和盤銘，都和純文學的詩歌相去

太遠。此外只有伯夷，叔齊的采薇歌，和箕子的麥秀歌，都是富於感情而為血和淚的文學。麥秀歌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這歌是箕子朝周時，過商的故都，見宮室毀壞而生禾黍，慨憤而作。在寥寥十數字中，將亡國慘狀和亡國原因和盤托出，而且又是淒涼悲惋，用的是何等經濟的文學手腕！

二 周 秦

周初
文學

周既立國，主張以文治，而且以爲詩歌——其實是指謠諵——可以補救政治的得失，所以很重視詩歌。因此不但在朝廷設有專官，而且又使人往民間採詩。天子巡狩之際，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知民之好惡，以定政治方針。在這時候，詩人都借詩爲抒情之具，以備上達天聽，而學官又以爲教育之科目，——後人稱爲詩教。這時候，正和唐朝以詩，元朝以曲試士一般，一經提倡，便格外的發達了。所以在孔子未刪詩以前，多至三千多首，在未有刷印未有楮紙以前的書籍，而有如此之量，頗足可驚！

詩經
孔與子

此時代的重要作品，只有一部詩經。散文雖亦很多，而且量亦增加，然而從此應用文和文學文更其分道揚鑣；因爲散文在此時代幾乎只有應用文，就有文學文亦不純粹，故置之不論。有人很不滿意孔子之刪詩，以爲把很豐富的文學材

料刪去十分之九，使我們研究文學的人都受極大損失。此事雖經少數學者已替孔子辯誣，但我以為詩如不經孔子之刪，則秦火以後，或已不再存在，而且一首也不存在，雖然有保存在他書所引者之例外。在這點上，孔子或許還可算是詩的功臣咧！

在詩經的文學裏，地方色彩很濃厚，而且文學的內容，也漸漸完備了。詩經分做「國風」，「雅」，「頌」三部分；「國風」專採各國閭巷間的歌謠，「雅」是朝廷的樂歌，「頌」是祭鬼神的頌詞。這中間以國風為最有價值，因為採自各地，使我們看了可以及見各國的社會風俗，和當時的政治狀況。昔人以為孔子刪詩之動機，起於平王東遷後，政治日非，採詩官廢，故刪此以便後人觀覽。那麼，一部詩經可以說完全是東周以前的作品了。但實際並不如此。

孔子雖不是純文學家，然而他很知文學的重要，他教弟子常以詩為先。在他自己的臨河歌，獲麟歌……等作品裏，很表出些他的滿腹牢騷來；但他到底是位達人，所以滿是清淡和平，「怨而不怒」的歎息聲。在孔子同時，楚狂的接輿歌，雖為世所稱，然而

完全是一篇罵世之語，與「詩教」所謂「溫柔敦厚」之旨相去太遠，不能算詩，而且也不是文學。

左傳
諸子傳
文學

當時的詩歌，除詩經所採集以外，見於他書的尚很多。左丘明的左傳，也是一部成功的文學書，而且保存別種文學原料也不少。孟子的本質雖爲學術文，然亦有富於文學趣味的文句。至於一部莊子，幾乎完全是文學作品，雖然他在發表他的哲學。

「哲學者多數是詩人」，這是現代一句時髦話，而在實際上可以說「哲學者多數是文學家」。在莊子裏，不但包含許多有味的寓言，而且在文詞方面，也有許多特長。書中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數語，已呈出在文字中從未有過的豔麗，委實是奇特的創作。其他如韓非子的內儲外儲說等六篇，可以說是短篇小說之祖。他的內容十九是寓言，而富有理想，不像戰國策專敷陳史事，而以辯論爲其特長。至於漢書藝文志所載周代小說很多，大都爲僞作，可以勿論。

南方
賦家
勃興

昔人以爲自荀子作賦以後，於是詩變爲賦。實在荀子的文章，雖有以賦名篇的，然和詩賦的賦體不同。賦的作家，要算屈原，宋玉……等人了。因爲當時政治，學術，氣候，風俗，南北相離太甚，所以南方文學亦呈與北派分歧的色彩。楚人——如屈原……等——的作品，情思纏綿，和北方人——詩經中大抵都是長江以北的作品——的剛毅爽利恰是相反。

楚人的作品，都載在一部楚辭中。在這部書裏面，題作屈原作的共有七篇，就是——九歌，離騷，九章，天問，遠遊，卜居，漁父。據今人考據的結果，九歌的產生，應在屈原之前，大部分是當時的巫覡用來歌舞以娛神的。九章是九篇短賦，哀鬱沈摯，令人淚下；天問是他神經受大刺激后所作，所以呵神罵鬼，毫無結構，不過在古史學上有一點價值。離騷是一首長至三百七十餘句的敘事詩，自敘他的生平與志願。他用他的最高的想像力，把一切自然界及歷史上一切已往的神話中的人物，融冶於他的徬徨幽苦的情緒之下，他的藝術手腕，實是很可驚異的。這三篇確是他自作。其他遠遊，卜居，漁

父三篇，都是出于僞托。

宋玉是後于屈原的大賦家，和屈原並沒有什麼師生的關係。他的作品，只有九辯和招魂最可靠。九辯的內容，不外悲秋和思君二點，思君是受了屈原的作品影響，而他的在文學上的成功，却在他的悲秋詩。招魂是一首近三百句的長詩，中間有許多神話，却來源於天問。托名宋玉作的，在他書所載，尚有高唐賦，神女賦，風賦，笛賦……等十篇，大概都作于漢人之手。楚辭中有大招一篇，或題景差作。景差爲宋玉同時人。或以招魂，大招都爲屈原所作，那自然說的太不合情理了。

此外著名的有孺子的滄浪歌，荊軻的易水歌，一以清淡雋永而見長，一以慨慷悲壯而動人。捨此，好的偶一的作品，便不易找見了。

秦代
文學

秦以焚書之故，著述很不多見，只有李斯諫逐客書以辭藻雄麗見稱。除此之外，都是些碑銘刻石，無一篇是純文學的作品。李斯又變大篆爲小篆，

開后人更改字體之先，於文學傳佈便利有關，厥功很大！

第四章 兩漢文學

一 西 漢

帝王
作品

我國學術思想，至春秋戰國時，可稱發達臻極，文學却不然。學問的發達，本來不易有多方面的，因為人類智力有限，往往專於此即忽於彼。春秋戰國的文學雖不很發達，然而有多數思想家，都賴文學以表見他的主張，而且民間文學，也能在當時文學界占重要地位。秦時一切學術，俱遭遏止與摧殘，文學亦受同樣的厄運。不過為時不久，漢興後就提創文學，且與儒術並重，而帝王中亦有偉大作品。於是文學的地位，又日漸鞏固了。

漢初項羽的垓下歌，慷慨悲壯，讀至末句，未有不爲之哽咽者。劉邦平定天下，衣錦回鄉時所作大風歌，很表出他志得意滿的驕情；爲戚夫人所作鴻鵠歌，却滿是歎傷而有鬱鬱不得志之概。他是位不識字的亭長出身，後來竟能歌此二歌，於是可見文學的產生，決不是文字能力所可限制的了。

到武帝時，好與域外交通，却引起了許多戰爭。戰爭本是違反人道的事，因此就有許多不平的哀鳴，在文學中表現出來。在帝王而自身，却並不感到此種痛苦，所以武帝雖然是位不可多得的帝王文學家，而他的作品，只限於柔和婉傷一流，而且也沒有高祖的帝王氣概。瓠子歌雖然有悲天憫人之思，然而並不沉痛。其他如秋風辭有樂極哀來之意，辭章極優美。李夫人歌於具體的文句中，表盡哀慨之能事。柏梁詩與臣下合作，後人以爲聯句之祖；但其中臣下所不宜說的話，所以有人疑爲僞托。他的唯一的偉大作品，要算落葉哀蟬曲。他對於李夫人，萬分恩愛纏綿，所以每在追思時，便很自然地發出悽惻的悲感。全詩描寫一個人靜坐而哀思，有繪形繪心之妙！其餘如蒲梢天馬歌，便

無甚價值了。

昭帝曾作淋池歌，描寫亦佳。

司馬相如
與
司馬遷

如以人格論，司馬相如比司馬遷簡實相去太遠，不能相提並論。在文學史上，他們因為同時人，所以往往提在一起；也因為二人的文學不相上下的

緣故。

司馬相如初事景帝爲常侍，又爲梁孝王客。孝王死，歸蜀，家貧無以爲生。適臨卭富人卓文君新寡，相如誘她私奔，復以計分得家財產。此後又事武帝，奉使至蜀，略定西南夷，顯赫一時。但不久即病消渴而死。他的愛情很不專一，當一朝得志時，便想娶茂陵女爲妾。這事引起了文君的憤火，作白頭吟以示決絕，方才作罷。今人評他非意氣感慨之士，不過是浮華柔媚的詩人，即就他的作品而論，也確切之至。他既因子虛賦爲武帝所賞，更爲上林賦以媚之；知武帝好神仙，所以作大人賦；知武帝好虛榮，死時猶留封禪書，以博身後榮譽。不過這許多作品，詞藻瑰麗，氣韻深宕，實是古典文學

之特出者。他的長門賦亦很出名，而文情却特別的淒豔。

司馬遷的性格完全與相相反。他爲了仗義辯友之冤，以致處腐刑下蠶室，而親友不肯一助，自己又家貧不能贖罪。（漢時可以錢贖罪，以罪之大小而定其價。）憤慨之餘，發其平日所得之學問，著成史記。史記一書，不但在史學上是空前傑作，就在文學上也有極大的價值。作者少時曾遍遊全國名山大川，而且曾親自采風問俗，故敘事真而描寫切，非抄襲虛構者可比。書中項羽本記和遊俠列傳雖爲儒家所深斥，然而却爲文學上不朽的作品；因爲一則與他性情和環境有關，一則大胆破了以成敗論英雄的習慣，所以特別言之深切而有聲有色。

前於此，有賈誼的弔屈原……等賦，亦爲文學作品，惜作者非純文學家，不爲細述。武帝時，文學侍從之士很多，如嚴助，枚皋父子，朱買臣，吾丘壽王……等，俱專以文學名，惟因或無作品遺下，或雖有而不多，故暫以二位司馬氏爲之代表。

樂府之興

漢武帝立樂府官，命人作郊祀歌十九章，尚有古代頌歌之遺意。漢之興

與古詩

十九首

樂，實肇始於高祖命唐山夫人作房中歌。後來樂府便大興，詩體爲之改變，更解放了字數之呆板和抒情之不暢。樂府歌辭，大都採自民間，依所用樂器的不同，分做三類：一，鼓吹曲辭，所用均爲外族的樂器，歌辭亦很含有外族的色彩，用於朝會道路，亦名短簫鐃歌。二，橫吹曲辭，所用樂器亦來自外族，歌辭失傳無考，用於軍中。三，相和歌辭，所用爲本國固有的樂器，歌辭爲國人自己的創作，取材很寬廣。著名的如陌上桑，飲馬長城窟行，塘上行，而尤其是長至一千七百六十五字被稱爲古今第一長詩的孔雀東南飛，又名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從這許多詩裏，我們可以看見古代民間豪士的不法，從軍的痛苦，婚姻的不自由，再嫁的不被輕視……等社會實況。一方面，古詩也很發達，五言詩與樂府同時成立。但是後來樂府變爲詞，而古詩却受駢文的應響而變成畸形的產物律詩；一得一失，就相去千里。此時古詩的有名者，就是無作者姓名的（有幾首或以爲枚乘所作）古詩十九首和蘇李贈答詩。十九首俱爲抒情詩，文采美婉，聲調鏗鏘，研究文學的人沒有不喜讀的。蘇李二人，因爲友情的懇摯，發表之

於詩歌，所以俱有纏綿悱惻之致。蘇武詩四首，寫別離時之悲感，深情款款；李陵與蘇武詩三首，敘別離時躊躇不捨之情，別歌悲自己之身世，俱臻妙境。作品雖不多，然已足夠享受詩人的榮名了。

烏孫公主的悲愁歌和王昭君的怨詩，均寫遠嫁異國的悲苦，和思鄉之深切；班婕妤的怨歌行和卓文君的白頭吟，俱爲女性表愛的作品，一和平而一激烈。以藝術而論，各臻妙境，俱爲女性文學史上難得的傑作。牠們都被採入樂府，爲相和歌辭的一種。

東方朔

與小說

東方朔是漢時一位怪人。他不但言辭可怪，就是舉動也可怪。他以朝廷

爲隱逸之地，已是怪論；而他好以武帝所賜錢買女子尋樂，厭了便送人，有

了錢再買，再厭再送人。這種行爲，在道德家看來，實實可駭而該殺。史上稱他以滑稽得武帝歡，但有幾樁事，頗具菩薩心腸，非可一概目之爲滑稽。他名爲文學之臣，所作詩並不甚佳。他的不朽，却是靠幾部富有理想的神話小說。海內十洲記和神異經，都是小說史上重要的作品。書之真僞，却是另一問題了。

漢書藝文志所載漢人小說，共有六家，計一千一百三十三篇，今皆失傳。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人作。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齊人名饒者所作。未央術一篇，安成作。周紀七篇，宣帝時項國人名壽者所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武帝時人虞初作。百家一百三十九卷，係劉向編新序，說苑所餘的雜事編成。前三書當爲道家言仙術之書，後三書當爲史家記瑣事之書，而多述怪事異聞的。又有飛燕外傳一卷，今尚存，作者爲伶玄，曾官淮南相。但文辭纖麗，不類西漢人語，當出僞託。

揚雄及其他作家

揚雄因仕新一事，頗爲後人所詈罵。然而經今人胡適之替王莽洗白，揚雄和其他四十八萬人（都是歌頌王莽功德的）的名譽，就此或可恢復了。他好擬相如的賦，如講創作，他的文學無甚價值，不過偶有「青出於藍」之處罷了。而且劇秦美新一篇，太過於諂君上，頗有損他的人格。實在他既賦學相如，那麼諂媚是當然的事情，無足爲怪。後來他一味擬古，法言仿論語，太玄仿易，都和文學無關。

劉向父子爲漢末的文學健將。向所編的列女傳，爲文學作品而非史書，多半爲後代

戲劇所採用。他的集戰國策，新序，說苑諸書，不但有功於後代考據家，而且也保存了不少的文學史材料。向子歆，史家說他文勝乃父，然其文除敍學術的七略稍見規模於漢書藝文志外，其他不復能見。

昔人以劉氏父子爲北方文學之代表，而揚雄與王褒則爲南方之領袖，互相對壘。王褒所作，除聖主得賢臣頌外，惟洞簫賦爲純文學作品。宣帝頗欣賞此賦，曾令宮中人都傳誦。此外又有僮約一篇，係用當時土話寫成，頗爲現代研究方言文學者所重視。

以上數人，雖歷來史上稱爲純文學家，然都無特別表現。西漢文學，至此已成強弩之末了！

二 東漢

班氏
兄妹

東漢學者，半爲經師，故文人特少，班固已算此中佼佼者了。他所作的漢書，鄭樵譏其不如史記，今人（如梁任公）亦深言其斷代爲史之失，而責

他做了斷代史家的戎首。如以漢書來批評他的文學，那麼和揚雄一般缺乏創作能力。史上稱他史學馬遷，賦學相如；他既立意學他人，已失去他自己的主張，自然無特異可表了。不過他的兩都賦，雖曰賦學相如，文辭却特別優美，不可一概抹殺。

班昭爲固的妹妹，世稱爲曹大家，婦德很好，所以皇帝請她做宮中女傅。漢書的八表和天文志，相傳是她所續，又曾注列女傳，文選中有她的東征賦一篇，饒有楚風。女誡一書，講婦女應該怎樣服從，怎樣諂媚；在現代學者眼光中看來，却是一種女性薄弱的表現。她的夫妹曹豐生曾作文反對，一定另有一番高妙的辯論，可惜原作反已失傳無考了。

五噫
和
四愁

「舉案齊眉」的梁鴻作五噫詩，張衡作四愁詩，體格風調，都很特別。或謂四愁詩卽後來五更調等所自始，此語如確，那麼於文學工具的變遷上，有重大的關係。張衡另外有兩京賦，構思十年方成，文辭雄麗而幽邃，堪與班固兩都相

伯仲；南都賦就遜一籌了。

張衡之後，蔡邕頗爲學者所稱。但他的集子裏都是些碑銘，描述都不大高明而很晦澀，雖有幾首詩，也很平常。倒是他女兒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敍寫她飄流異國的顛沛亂離，爲婦女作品中最悽美的作品。此外女作家又有徐淑，她和她丈夫秦嘉的贈答詩和通信，都以哀豔著稱於當世。

漢武
故事的
盛傳

這時代的小說，却集中於寫漢武帝的故事。漢武故事二卷，舊題班固撰，敍武帝一生事實，多雜神仙鬼怪之言，文辭簡雅。唐人以爲六朝齊人王儉所造。又有漢武內傳一卷，亦記武帝初生至崩葬事，而於西王母降臨事特詳。漢武洞冥記四卷，題後漢郭憲撰，全書六十則，皆記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之事；憲又著有東方朔傳。又有西京雜記，本爲二卷，今分六卷，題劉歆撰。據晉葛洪敍中說：他家藏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幾是全採此書，而小有異同。固所未取者僅二萬餘言，乃鈔出爲二卷，以補班固之缺。記中亦恣言武帝宮中奢侈狀，今所知司馬相如浪漫故事，多出此書；中亦記西王母事，已爲端莊靚艷之美人，而非豹尾虎齒之怪物。今人以是書

爲卽出於葛洪的僞托。

雜事秘辛一卷，記後漢選閱梁冀妹及冊立事，明楊慎得於安甯土知州萬氏，故後人以爲卽慎自作。文中大胆地描寫裸女之美，爲自來文人屐齒所未經。

建安

七子

東漢之末，曹操總纜大權，他雖然置身戎馬之間，好推獎文學之士。所謂建安七子者，都被他吸引於鄴下。七子就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禎。對於他們的批評，可引曹丕論論文一段來代替：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衡）蔡（邕）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禎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雄）班（固）儔也。……

王粲的登樓，元人曾取材以爲雜劇。七人之文，文選中大概都有。在這裏，所以引

用典論者，因為典論自身，也是一篇優美的文學創作的緣故。

第五章 三國兩晉文學

一三國

魏國

文學

如問魏國有那幾位文學作家，那麼我們可以假思索的就回答道：「只有曹氏父子三人。」照時代講，武帝應該算在漢代，因為他還是漢臣；但爲行文便利起見，不妨放在這裏。武帝的短歌行一首，頗爲學者所稱許；其他如苦寒行，頗含日暮途窮之意，都是純文學作品。在量上，武帝作品實不多，文帝較多，而曹植最多。以作品內質論，却推文帝爲第一。他的幾封與吳質書，情致深密，頗引人起「不得共此人爲友」之慨。他的四言詩不很佳，五言古詩首首都好。寡婦一詩，寫寡婦的思

夫，纏綿宛轉，深刻異常。其他如燕歌行，爲七言之佳作。但是他在文學史上搏得最大聲譽的，還是典論中論文一篇；那篇文章實開批評文學的風氣，而爲批評文學之祖。在論文裏，頗替那些無名作家哀鳴，雖然他是要表彰七子。他的妻甄后的詩也很好。他的兒子明帝的種瓜篇，亦有一往情深之致。隋書經籍志有列異傳小說一種，題文帝撰，現在已失傳，無從攷證。

曹植詩太多了，不便稱引，試把他詩文中共通的思想說一說。他雖是一位皇子，他却不甘於晏居，幾篇自試表，就是他很思爲國立功的表現。不過朝廷總是疑忌不用他，雖然在七步詩中已極道出他骨肉之愛而無他意。他失意極了，在詩中時常表出他心中的鬱鬱不得志，甚至每興厭世之念。因此他的全集中，無病呻吟的作品很少，大半都是表現他的環境，和他內心所受的刺激。他對朋友的感情也很好，在集中許多贈友之作中可以看出。他的寫情詩，如棄婦篇和七哀詩，都富有情致；美女篇和洛神賦寫女性之美，造語尤爲巧妙。

蜀中
文學

蜀中實無文學家，雖然在名義上叫做國家。諸葛孔明僅是位大政治家，但他富於感情，所以他那篇出師表在文學史上亦占地位，那首梁父吟在詩歌中還算上品。此外並無文學作品可言了。在華陽國志里，遺留有蜀中的幾首民謠，然以不能斷定牠創作的年代的原故，所以不能逕算蜀國文學。

在岡巒四伏的蜀中，倘無諸葛孔明，連文學作品也幾乎找不出一篇來，可勝浩歎！

吳地
文學

吳中雖無有名文學家，却有史家，在這點上，似勝於蜀國了。如謝承，韋昭，薛瑩，袁曄，張溫，都被稱爲史才。但書都不傳，亦不能據以估定其在文學方面的價值。韋昭曾著吳書五十五卷和洞紀三卷。據史上說，洞紀是記庖犧以至建安二十五年事，可見已是一部先於通鑑之創作，記載古史，一定有許多很好的傳說。又有東觀令華覈，史稱文賦過於昭，那當然是一位純文學家。但是連作品的名字也不會在書上見過，更使我們無從說起。

二 兩 晉

東漢以後，文體日近駢偶，詩亦如此。文學因此漸漸衰頹了。迨晉一統

顧慶文
人竹
林七賢

天下，不久卽有八王之亂，骨肉自相殘殺；又不久，五胡亂華，中原文物，都被蹂躪。此時的文學家，大都看國事無可救藥，日受異族欺侮，然無投筆從戎的壯志，於是都抱消極態度，而一方面又抱破壞主義。此種現象，在竹林七賢的行爲和思想上，卽可看出。他們大都沉湎麴蘖，而且流於清談。七賢中劉伶酒德頌，大胆破壞俗禮，而表現他的「如蜾蠃之與螟蛉」的人生觀。他們很反對禮教，甚至盜酒，醉臥於人妻之側而不以爲異。他們一方又喜與儒家相反的道家言，於是「懷疑論」又風靡一時。他們的思想行爲，都攝影在一部世說新語裏。他們在文學史上哲學史上都很引人注意，而且實實是一支前此思想界所未有的大反動的生力軍。

我們且來略述七賢的文學。阮籍和嵇康，是七賢之領袖，詩文各有所長。阮籍的散

文有大人先生傳……等，賦有東平賦，元父賦，首陽山賦……等，都發揮性情，而寫他狂誕無聊之思。他的詠懷八十二首，觸旨遙深，抒情隱僻，極亂世之哀音。嵇康有與山巨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很發揮他自己的人生哲學，而又表現出他峭直之性癖。四言詩亦清麗淡雅，而幽憤一詩，直將一腔幽怨，完全傾吐了。其餘四子——山濤，向秀，王戎，阮咸——也都一味破壞禮教，爲當時思想界的洪水與猛獸，但在文學方面，則遠不及阮，嵇二位。

從此以後，鼓吹自由，標榜任放，一味破壞，至相沿成風，老莊之學，遂風靡一時。當時的政治社會，俱受重大影響。

一二三二
左潘張陸

到太康時，二陸，三張，二潘，一左，號稱爲文學中興之將。因爲當時人都以清談入詩，盡失詩之真味；而且詩本抒情，用以達理，已用非其物了。此八人雖爲詩家，然而仍遠不如漢魏。漢魏詩多起於患難流離之際，情動於中，自然傾吐，故意勝於詞；晉人則不然。晉人多耽於恬安娛樂，故專於造詞，而無深情表

現，因此使文體更日進於駢偶了。

此八人中，以左思爲傑出。他的咏史詩很出名，被稱爲「千秋絕唱」，招隱詩和其他諸詩亦很雅麗。不過他作三都賦，史上說他構思十年，門庭藩籬毛廁上都放紙筆，思得一句，就寫上去，未免言之過甚；洛陽紙貴，亦未見實在。然亦正可見他的著重辭藻，全無氣骨，而又爲當時多數好華靡者所喜，所以須構思十年，得紙貴一時了。他作齊都賦，也曾費去一年的功夫。他的妹子名芬，亦有文名，遺留的作品亦很多。

二陸爲弟兄，卽陸機與陸雲。張華稱陸機說，「人爲文恨才少，機獨恨才多」，可見他富於學而天才每不足以濟。陸雲有「聞一知十」之稱，而文實不及乃兄。他們倆著述都很富。今存者機有散文詩賦一百數十首，連珠五十首，及其他……。詩賦很平常，無空靈矯健之氣；詞旨敷淺，專重排偶。後人以他遭家國之難，應多哀怨，今平淡如此，實屬可怪。連珠則開駢文之首。雲的作品較多於機。二人初入洛陽，卽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謠，可見當時會轟動一時。後來二人都死于「八王之亂」。

三張卽張載，張華，張協，而以張協爲最。他的七命一篇，雖體仿前人，而行文淵博，造語工雋。他的詩也詞采雅宜，音調鏗鏘，惟微嫌造意粗忽。張華詩有濃麗處，亦有淡泊之處，似勝于張協。張載作品，傳留太少，不易下斷。

潘岳的文，很多抒情之作。他才貌雙全，幼時卽有奇童之目，擲果一事，爲後人臨稱。他的秋興賦，懷舊賦，寡婦賦，悼亡詩，最爲後人所稱，大都詞氣淒惋，不媿稱爲抒情老手，而作品亦純爲淚的結晶。潘尼是岳之從子，文不多見，文選中有詩數首，思想，藝術都不甚精深，綺靡近俗。

史與
小說

晉代學者，頗染吳國風氣，故歷史創作特多。一部三國志，就是那時作品，富有文學趣味。後人曾以迂闊的正統論責難他，在我們看來，實不值一笑。此外有作續後書者一人，作後漢書者多至三人。其他如魏氏春秋，蜀記，吳錄，都以「異聞錯出」而有存在之價值。作晉紀，晉書者尤多，文家陸機，卽其一人。當汲冢書出現時，史學上起了一番大波動，如竹書紀年所記，實揭破了不少儒家欺人的史實。此

外又給文學界以一部很好的古小說——穆天子傳，爲後來神仙小說之濫觴。

當時記錄異聞的小說很多，大都偏于精靈鬼怪方面。最著名的有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王嘉拾遺記。——此三書作者，雖有人斷定也是僞託，但我們不妨單就作品而論。他們的文筆都很樸實，而無艱澀難解之弊。另有後搜神記，和搜神記性質相同，題陶潛作，則觀名即可定爲僞託。又有葛洪作神仙傳，用以發表他的道家思想，然和他所著抱朴子不同，亦是一種神話的文學。

翻譯

文學

佛教自漢時已傳入，晉時略盛。那時西往求學于印度者很多，佛經之傳入亦日夥。翻譯經典，雖始于漢，然至晉始大盛行，而爲一種專門事業。

有好幾部大經典——如法華經，華嚴經……等——現在都有晉譯本通行。照攷據家說，自漢至東晉之末，翻譯經典已有數百部。如果屬實，那麼幾乎要超過當時六國所有書籍之數量了。當時翻譯者俱爲名僧，文體忠實而暢達，且都很鄭重其事。一書之譯，有經六七人之校勘者；不佳之本，不妨重譯。故傳至今日，異本很多。

僧法顯有佛國記一書，寫他往印度遊學時來往道上之經歷，各國俱有譯本，爲文學上史學上哲學上宗教上很重要的作品。又有人攷據原書，說他曾到過美洲，那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說，將完全推翻，而成爲一部考證地理的重要材料了。

東晉

詩人

東晉詩人，首推二王。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序名勝於詩名，所以序幾成「凡識字人，莫不讀過」，而詩則少有人提起。實則他的詩，風流蘊藉，一似其人品。王獻之詩文不多見，樂府中的桃葉歌，相傳是他所作，溫柔宛轉，也可以想見他的性情和風格。

二王之外，劉琨很有名。劉琨生逢亂世，慷慨有志，他的詩悲涼酸楚，非矯揉造作者可比。風格雖不及他人，然情意勝於詞，大有可取。他的表也佳，很能表出他勁直的性格。郭璞本是一位小學家，注書很多。他的江賦和南郊賦，「沈博絕麗」，不弱于漢人作品，遊仙詩亦甚佳，有風人慷慨之旨。

此後就只有一位千古聞名的大詩人陶淵明了。淵明不但人格清高，而性情亦很摯厚

。他生逢亂世，甚至乞食而不願諸人以求官，其人品可見。他的詩，不做人，不隨俗，自創一格，而以贊美自然爲旨。他又富於理想，桃花源記一篇，是寫他理想中的「烏托邦」，傳至今日，幾乎無人不讀，而且無人不愛讀；而牠的體裁，實是一篇很好的短篇小說。吾們如果要擇他的幾首詩來讀，吾們不妨舉歸田園居，飲酒等篇，爲全集之代表。文如五柳先生傳，賦如歸去來辭，也爲今人所愛誦。他的閒情賦是很好的抒情詩，後人譏爲「白璧微瑕」，迂腐極了。他的人格和天才極爲後人所景仰，所以影響於後代詩歌很大。宋朝蘇軾，取陶詩一一和之，可見他崇拜的熱烈到沸點了。

子夜歌
和
懷儂曲

這時代的樂府歌辭，北音的鼓吹曲已不復續有創造，橫吹曲却在北方極一時之盛，相和歌辭却流入南方，同南方音樂化合，產生了清商曲辭。清商曲辭中數量最多的要首推吳聲歌曲，其次是西曲歌辭，大都情調鏗鏘，文辭優美。

吳聲歌曲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子夜歌，但是子夜歌的來源，僅知是——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子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

夜警歌，子夜變歌，皆爲子夜歌的變體。相傳晉琅琊王軻的家裏，和豫章僑人庾僧虔家裏，曾聞鬼歌子夜。於此可證明子夜歌確很哀苦，可以使鬼神歌泣。懊儂曲亦頗有名，今存十四首，相傳綠珠作其一，餘爲民曲。讀曲歌，桃葉歌，團扇郎歌，亦爲此時樂府中著名的作品。

晉郊祀，宗廟諸歌，都出傅玄一人之手，他的嚴正之名，或卽得之於此。因爲郊祀……等歌俱爲祭神的樂府，頗有莊肅敬穆之意，不比抒情寫景，須使人動情悅目。如以文學論，却很卑下而無可稱述。

第六章 南北朝文學

一 南朝——宋齊梁陳

佛教思潮
之侵入與
翻譯文學

佛教雖於漢時已入中國，但與當時思想界尙無甚影響。到晉時，文人都好老，莊之學，高談玄理，於是因佛理頗與之相近，遂與道家並談了。佛教思潮既侵入學者腦中，勢力遂有所憑藉，而且爲人所重視，自然蓬勃地興盛起來。一到南北朝，又爲帝王所信仰，佛教之盛，遂臻於極點。

翻譯文學始於漢，上章已說過，至晉雖稍發達，然還不很影響於文學。至南北朝遂不然了：往印度遊學者之多，各時代莫與倫比。翻譯經典，晉時已由私人對譯而關大規

模的譯場，或團體舉行之。至苻秦時僧道安又注意於翻譯文體，故至南北朝，翻譯文學的量與質，更增多而進步。佛寺之建築，和佛畫之遺留，即貽中國美術史上以一大材料。就是當時文學家的眼中，對於佛的信仰也很深篤，所以在作品中時露頌揚功德之意，且又好以禪意入詩文。梁武帝捨身佛寺，劉勰出家，爲文人之信佛教最篤者。

當時翻譯的經典，本來可以舉幾部爲例，以表示牠的文字至何程度；然非創造文學，與中國文學進化歷程上係別成一支，故不引述。在這裏，不過欲明白翻譯文學與中國固有文學之關係罷了。

謝
顏
鮑

謝，顏，鮑爲宋代有名作家，而且是駢儷文的開國功臣。詩賦至晉，已日進於駢偶；到宋而駢文先成立。古賦既進而爲駢，於是詩亦受其薰染而日近于律。後人所謂「八代之衰」，就由這時候開始了。

謝靈運爲三人之首，後人評他的詩如「出水芙蓉」，可見他的文字之美。他性情很拗執，好非毀執政；他被黜爲永嘉太守時，又因好放遊山水荒廢吏事而去官。所以後人將

他和陶淵明並稱「陶，謝」。實在二人的詩，雖同是贊美自然，陶則自然率真，謝則有意雕琢，有雅俗清豔之分，不可相提並論。

顏延之和謝靈運性情也差不多，且好酒，也因在朝獲罪權貴而貶爲永嘉太守。他的五君詠，就是此時表明他懷抱的作品。拿二人的詩來比較，謝稍自然，顏則滿是雕琢，鮑照曾以此對顏言之，顏自己亦終身引以爲病。而且二人性情雖近似，舉止却不同；謝好奢侈，顏則居身清約，布衣蔬食，常獨酌郊外，有山林隱逸之風。

鮑照的詩文，後人說他「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麗，傾胸心魂」，和謝，顏不同。雖雕琢如顏，而顏沒他的淫放。到後來顏，謝之詩衰微，鮑詩獨盛行，徐庾亦全染他的風氣。駢文之盛，律詩之興，和他最有關係。此外，又有范曄作後漢書，也有一些文學上的價值，不過比了馬，班，就有「每下愈況」之慨了。

竟陵

宋代文學，除上述外，別無其他表見。到了齊時，武帝第二子竟陵王子

八友及其他
良重文學而好客，於是文學之士都奔集他門下。如以人格論，文學家至是，實和鷄鳴狗盜之士一般。所謂竟陵八友，都出在他門下，八友就是——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

這八人中，沈約，任昉最爲有名。沈約的有名，不在他的文學作品而在他的講究聲律；所以以現代眼光看來，他實是文學界的大罪人。他又和庾信主張屬對精密，造成後來的律詩；他的「八病說」實與文學的進化上以一個劇烈的致命傷。在另一方面，他的六億詩和武帝的江南弄，俱被推爲詞曲之祖，而且詞意亦宛轉如畫，却又足令人稱賞了。任昉的詩文很少見，就吾們所見而論，詩很灑脫，文則平淡。此外倒是蕭衍的作品，情態婉妙，頗有意味。謝朓之詩，爲李白所稱，亦尚有可誦者。其他都以互相標榜得名，大都不副實在。

八友之外，有江淹，張融，周顒，孔稚圭，劉繪，亦以文學著稱。江淹尤以賦著名，如別賦，恨賦，抒情造意，並臻妙境，讀之未有不爲之黯然者。在史上，曾有一段

很有詩意的他的「夢筆生花」故事；在詩品中，又稱他復夢郭璞向他索遺放在他處的五色筆，自後爲詩，便一語不成了。……即將此事演成小說或詩，已足夠將他身分表出了，何況他又有很好的作品傳下。

蕭衍後爲帝——即梁武帝——，沈約……等七人就都爲梁臣。據說這事他們早先就約下的，武帝可謂能不食前言了。武帝第三子簡文帝，和他父親一般好做豔體詩，當時稱爲宮體。豔體詩雖近虛華，但吾們讀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子夜歌，江南弄……等，柔情婉妙，兀自動人，而且句調長短自由，江南弄竟成爲一種詞調。在詩體的解放上，他們竟都是功臣咧。

南朝
小說

南朝小說，如劉義慶的世說，沈約的俗說，殷芸的小說，都很有名。世說今有世說新語，爲宋詞家晏殊所刪過，已非原本，然而仍不失他原來的典型。在小說史上，牠是一部較古而俱有時代思想的名作。俗說已不傳，小說惟見於他書之採集，無全本。上列三書，體例大致相同，都記聞人的名言雋行和一切瑣屑雜事。又

有劉敬叔的異苑，東陽無疑的齊諧記，王琰的冥祥記，劉義慶所著宜驗記和幽明錄，以及吳均的續齊諧記，顏之推的集靈記，侯白的旌異記……，都是記載異聞，奇事，因果，應驗的志怪書，在當時流傳很廣。

昭明文選
與
批評文學

文選是一部純粹的文學材料，每篇都是含有文學意味的作品。選者是梁

武帝之子昭明太子，他自作的詩文並不很好，但他的鑒別力，却非常精審。而且又保存了不少難得的材料，於古於今，俱有功績。他的名字，竟和文選同傳不朽了。後來唐文粹等的選者，都沒有他的眼光，所以所選就不純是文學的材料，而多收載道的文章。

此時又有二位批評文學家，都有創始的功績。一位是劉劭，著文心雕龍。綜合的評論古今文章之變遷及短長，却是他所始創。魏文帝典論論文，不過評論他同時代友朋的詩文，範圍既狹，篇幅亦短，不成專書。在文心雕龍裏，表露出很多的卓越的見解，大膽的意識；其中雖有偏執和誤會之處，係時代使然，吾們不宜加以苛責。後人評牠自身

卽是一部文學傑作，只要這樣，已有傳之不朽的價值了。一位是鍾嶸，他的詩品、開後代詩話之風。他分詩家爲上中下三品，雖不無因爲他主觀的偏好，而有謬誤之處，然而他批評的立場却很有卓見。他在詩品序裏說：「……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很反對用典的文學，他很反對模仿的文學；所以他列在上品中的文學家，亦都爲吾們所稱許的文學家。在這一點上，已自有他不朽的精神存在了。

此外，有任昉作文章緣起，比列古來文章，著明牠的變遷，爲中國文學史的創始者。

徐與庾
陳後主

徐，庾在梁時，已同他們的父親，受寵於掖庭。後來徐陵歷事陳代諸帝，當時一切詔策，都出其手。文章很豔麗，世人以與庾信之文，並稱「徐，庾體」。徐陵在文學史上實不如庾信，然因他選有玉台新詠一書，傳給我們以一部

很豐富的抒情詩總集，那功勞實不下於昭明太子。庾信曾被聘入東魏，梁亡，入西魏，後又仕周，他一共經過四朝十帝。在陳，周通好時，南北寓人，均得各返其故鄉，獨周主不放他和王褒回去。他的哀江南賦，就是寫他寓居不得歸時的鄉關之思，所以抒情特好，極宛轉纏綿之哀思。

傳稱「亡國之音哀以思」，所以後人稱梁陳間的文學，都爲亡國之音。實在是亡國之音造成哀以思，吾們讀南唐後主入宋後的作品，便可知。至於南朝諸文家的哀以思的文學作品，因南北流寓，大都抒其羈旅之思，或亡國後之隱痛；至於其他，艷則有之，哀則未必。卽如陳後主的玉樹後庭花，臨春樂，也但見其艷麗而無哀音。後主在位時，他將宮女等有文學之長者，封爲女學士；文臣孔範……等同侍宴後庭，不分階級，叫做「狎客」。每筵飲，女學士和狎客便共同賦詩，擇其尤者，譜成曲調，命宮女千餘人習唱。這種舉動，可謂奇極。亡國之禍，雖基於此，然而他的崇尚藝術的人生觀——就是他表出這種特異的行爲的主宰——却很超越。而且宮女的唱歌，却予唐之梨園，宋，

元詞曲以極重大的影響。

吳聲歌
曲與
四曲歌

南朝樂府，因時代與東晉蟬聯，所以不能十分區別。自來文學史上，往往併在一起敘述，混稱之爲「六朝樂府」。吳聲歌曲有時代可考的，僅有丁督護歌及華山畿，均知爲宋時人作。梁代有作樂府的專家二人，都爲女性：一爲包明月，係梁宮人，所作今存前溪歌一首，五言五句，體製頗新穎。一爲王金珠，遺留的作品頗多，有子夜四時歌八首，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團扇郎歌，丁督護歌，阿子歌各一首。陳後主所作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等曲，亦爲吳聲歌曲。西曲歌盛行於荆楚一帶，如石城樂，烏夜啼，莫愁樂，潯陽樂，三洲歌，折楊柳，采桑度……等，都是荆，郢，樊，鄧間的歌曲，大約是現在湖北一帶地方人民所作。吳聲歌曲的作者都在長江下游，多嬌娜宛轉，姍姍唱嚶之音，都描寫小兒女歡合及離思，情致動人。西曲歌的特色則在描寫商人夫婦婉妮之情，或寫商人夫婦別離之詞，或寫商人婦之思夫，這或者是當時江漢一帶商務特別發達的緣故。

二 北朝——魏周齊

在同時時候，北方文學的特色，却剛與南方相反。南方文學以艷麗纏綿

北文學之特色

勝，北方則質直忼爽；一則可稱兒女文學，一則可稱英雄文學。同樣是抒情

詩，北方的折楊柳歌，折楊柳枝歌，捉搦歌，淳于王歌，地驅樂歌……等許多戀愛的歌

詠，和南方的子夜歌……等相比，一則很直爽的將心事和盤托出，一則吞吞吐吐，抒情

不很大膽。即此又足見南北民族之風俗及情性的異點，而雙方的文學，俱能表現出他們真實的民族性。

最先的北曲，多用漢字翻譯鮮卑的方音，所以初期入中原的北歌，牠的音義都不可解。然而鮮卑人畢竟是富有文學天才的民族，他們不久便爛習了漢人的語言文字，發出激揚忼爽的歌來。到了這時期的北曲，使人盡能解了，

木蘭詩

北方民歌，經北魏採入樂府，至唐代尚存五十二章。今所存的梁鼓角橫

與

楊白花

歌曲，其實也都是北方的作品，如今人所習曉的木蘭詩及前所舉的折楊柳歌……等，都在其內。木蘭詩今傳二首，內容大抵相同。相傳其第一首係唐人韋元甫得自民間，其第二首即爲元甫擬作。這種敘英雄事蹟的詩的小說，以前並不會有過，而且結構和描寫方法，頗和現代小說相合。在這一類詩裏，很能表現出北方民族勇武的精神，爲南方柔靡的國民作當頭棒喝。牠的內容，往往爲現代人取作學校劇的題材；牠的原詩，也常在一般嬌小的孩童口中歌唱。

北方的貴族，也有善作抒情歌的，雖然未曾被採入樂府，我們不能不把牠和民間文學一樣看待。現存者只一篇，就是北魏胡太后爲她的情人楊華做的楊白花歌，歌辭宛轉淒絕，已有南方文學的氣息。這個故事的背景，又悽惻悲惋，容易打動少年少女的心懷，使之傷感！

邢
與
魏
庚
王

北魏文人有袁耀，裴敬憲，盧觀，封肅，邢臧，溫子昇……等。在先，溫子昇和邢邵，並稱「溫，邢」。他們都以「文德俱全」名於世，魏收則以年

稚而在次。温卒，邢與魏並稱「大邢小魏」。大小乃以年齒稱，非以才分。魏收天才很好，似過於邢邵。不過他們一私淑沈約，一私淑任昉，所以都一意模仿，而缺乏創造的精神。

北周時，南士在北的有王褒，庾信，俱文采輕艷，不爲北方所化。庾信已見前述。王褒文不及庾信，因庾，王並稱，故不得不因彼及此。

魏人酈元道的水經注，描寫風景，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追述舊聞，與當時盛行的簡短的書牘，同樣婉麗而雋永，爲小品文中之傑作。

第七章 隋唐五代文學

一 隋唐

隋代文學改革

隋代一統南北，文帝鑒於當時文學之淫麗已極，亟謀改革，所以他會下詔，凡是公私文牘，一概宜實錄。那時有位御史官李諤，上書文帝，請求把作雕琢淫麗文章的仕民，送官嚴辦；文帝就將他的上書頒示天下。六朝淫靡之風，至此受了一大打擊。如能從此改革，隋代文學，一定大有成績可見。不道傳至煬帝，又和陳後主一般留連聲樂，一時文士，又好作艷詞。煬帝的春江花月夜，簡直是後主的玉樹後庭花，淫艷之極，仍回復了六朝的風尚。煬帝既好聲樂，不但大製艷曲以供吹唱，而且

大開戲場，用許多女人，都穿錦綉綵繪的戲衣。演戲的有三萬人，彈弦搬管的有一萬八千人，歌樂之聲，數十里外都聽得。也可算古今中外難得的大排場了。

在文帝時，有楊素，盧思道，薛道衡，虞世基……等諸文人，很受了文帝提倡實錄的影響。他們的詩，俱能脫去艷麗的習氣，而清雅可誦。

初唐四傑
與
珠英學士

唐初詩人，大都是陳，隋遺老，一無足取。太宗時的十八學士，也大都是史學家——而且是不很高明的史家——，經學家，而無純文學家。上官儀雖為太宗所重，待之如師，他的詩為一時文人所倣，號稱上官體。然而也不會擺脫綺麗的習氣。

所謂「唐初四傑」——王，楊，盧，駱——，都是做律詩駢文的能手，為文學進化之蠱，而且毫無貢獻。王勃的滕王閣詩序，却是一篇成功的四六文，駱賓王的討武曌檄亦然。其中祇有盧照鄰，他的身世很可憐，因苦於久疾而自沉，他的五悲文，窮魚賦等，很能表出他身世的隱痛。楊炯的賦很雅，「盧前王後」一語，大有卓識，不過總不

脫六朝駢儷之習，是其大疵。他們的詩，大都爲律體，惟盧的集子里，頗有幾首很好的古詩。

武后時，有所謂珠英學士二十六人，可是除了沈佺期。宋之間以外，其餘連名姓也失傳了。他們二人人品都不高尙，做的詩很爲靡麗，而且又好講聲病，律詩到他們二人時方完全成立。他們實實是繼續六朝靡麗的作者，爲文學界之大罪人！

陳張與
文章友

在律詩成立而詩文極綺靡的時候，有異軍突起，力排不忠實的駢律詩文，而追續於雅澹的魏晉文學之後，和韓愈一般地有功於文學，這就是陳子昂。這樣，也豈不是復古嗎？其實他是追續而非仿倣，正和韓愈一般；他的文章並不模仿前人，而惟去駢儷以回復前人的淡雅，後人強名之曰古文，實則他自己何嘗自名之曰古文呢！陳子昂之於詩亦然。

陳子昂生性俠直，很好學。他的感遇詩三十八章，昔人以爲上接阮嗣宗，下開張，李，韋，劉。就是韓愈，柳宗元對之，亦但有褒詞而無貶詞。可見他的文學的動人了。

張九齡在子昂之後，他亦有感遇詩若干首，寓意深遠，詞藻清雅。後人以爲可與子昂相伯仲。不過他曾做宰相，事業偉大，就非子昂所能望其項背。

和子昂同時，有杜審言，崔融，蘇味道，李矯，世稱「文章四友」。他們的文章，一時亦頗有佳名。

王孟
高岑
及其他

唐代以詩取士，故詩人特多，而開元，天寶時尤多。如稱爲詩天子的王昌齡，撰李氏花萼集的李义兄弟，作黃鶴樓詩的崔灝，大都有些聲譽。然除了最著名的李白，杜甫外，惟有王，孟，高，岑四位詩人，有特別注意的必要。

王維太原人，工書畫，曾陷安祿山軍中。性好佛，不茹葷血，不衣綵衣。他得宋之問的藍田別墅於輞川，每當輞川水漲於竹洲花塢時，與他的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他的詩很清澹，似遊於物外而不食人間烟火者所作。山中與裴迪秀才書一文，寫輞川風景，歷歷如繪，似一幅仙境圖畫。

孟浩然襄陽人，應進士屢不第，工五言詩，素爲張九齡，王維所稱道。曾爲王維私

邀入禁林，遇玄宗，命誦所作詩，因詩中有「不才明主棄」一語，玄宗大不悅，以致終身不得仕。李白贈浩然詩，有「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句；風流二字，足以表見他性情。其詩清微淡遠，無絲毫人間塵濁氣。

高適滄州人，性磊落，不拘小節，曾做到西川節度使。他對於功名觀念很重，到五十歲時始作詩，然而一學卽工。詩雖不及王維，孟浩然，因平舒溫雅而亦可貴。

岑參曾官嘉州刺史，後退居杜陵山中，因中原多兵亂，遂終於蜀地。他曾久居西域，故所作詩多咏邊塞情形。詩骨蒼老，才思縱橫，是其特長。他描寫邊塞情形，於時事，地理，風俗，俱忠實而高妙，讀之幾如身親其境。

詩仙——李
白與詩
聖——杜甫

自陳子昂後，詩風一變，文學仍走上正軌。到了李，杜之詩，幾乎婦稚皆知，尤爲中國文學史生色不少。

李白十歲已通詩書，性倜儻，好任俠。未遇時，好遊山水，與諸詩人縱酒酣歌，睥睨一世。天寶初，入長安，賀知章賞其文，稱之曰謫仙。言之玄宗，召見金殿，論當世

事，奏頌一篇。玄宗親爲調羹以賜之，詔命供奉翰林。他仍舊日與一班酒徒，狂飲長安市上。一日，帝與楊妃賞牡丹，命召白。白適醉，左右以水注面，始醒，卽操筆賦清平調三章，爲玄宗楊妃所稱賞。玄宗愛其才，將大用之，卒爲高力士讒之於楊妃，屢阻而不見用。白知其事，乃益狂放，與賀知章……等八人沈湎於酒，自稱爲「飲中八仙」。繼又傲遊四方，遇永王璘辟爲僚佐。璘謀反敗，白長流夜郎，迨遇赦還，卒於塗中。他的生性很奇怪，雖放蕩不羈，而不灰頹厭世。他的詩贊美自然，歌詠愛情，視禮教如無物，但不似晉代詩人之流於清談。昔人評他的詩「天才飄逸，語多自然而成，如天馬行空，不受一切羈勒」，實在還未足形容其萬一。他的詩句，長短自由，聲調自然，幾乎首首都是詞令。吾們讀他的詩，而能想見其爲人，全賴此處。所作散文，亦豪邁有奇氣：一如其詩。

杜甫爲文家杜審言之孫，少貧，寄食人家。舉進士不第。後因獻賦玄宗而得待制集賢院。不久，卽因祿山之亂，京師被陷，避亂走三川。從此以後，他時常因世亂奔波，

家人星散，骨肉分離。他的詩大半是寫他的遭遇，而於當時兵亂情形，如描如刻。他對於家庭離散，隱痛深創，故都發於至情。梁任公曾稱之曰「情聖杜甫」，甚確甚確。他的古體詩格較李白爲嚴，而他的律詩却很自由，往往不講對仗，平仄不調。他又好用典，這是當時風氣使然，但未嘗不是小疵。

今人以爲：杜有北方文學之特性，李則有南方文學之特性。且謂：李富於才，杜富於學；李篤於情，杜篤於性；杜受儒家之感染，李爲道家所影響；李出世，杜入世。此種比較文學論，不獨將李，杜文學之不同點，形容盡致；即將中國數千年來南北文學之鴻溝，亦數語道破了。

大歷十才子及其前後

天寶以後，世亂如麻；至憲宗時，稍見盛平，故詩人又輩出。先於十才子，有韋應物與劉長卿，亦爲詩人中之矯健者。

韋應物性高潔，爲官時，喜與賓客酬唱。他的詩開澹簡遠，人比之陶淵明。不過他全集中，寄贈酬答詩太多，於詩質的來源上，似不免膚淺而濫用。劉長卿性剛直，曾

兩度觸犯當時權貴而被辱斥。史稱他清才冠世，頗凌浮俗，足以表見其性格。當時文學家，都以他的五言詩爲最佳。但其集中所存者，亦大半爲酬贈之作。

所謂「大歷十才子」者，以韓翃，盧綸，錢起，李端四人爲最出名。韓翃於天寶末登進士，不其得志，家貧如洗。他的詩興致繁富，世亦以爲如「芙蓉出水」。寒食詩中「春城無處不飛花」句，嘗爲代宗所賞，因之特任官職，爲一時佳話。盧綸與韓翃同時，舉進士不第，遂客遊鄱陽。後舉官數和御製詩，亦爲代宗所賞。迨文宗時，又遣使至其家索詩，得五百首。後人評他的詩「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錢起於天寶中舉進士，至大歷時，遷至大清宮使翰林學士；史稱「其爲詩體製新奇，理致清澹」。李端大歷中進士，詩以敏捷稱。此外如司空曙之詩，以清華著稱，與崔峒之冲融，吉中孚之神骨，耿漳之逸調，苗登之能文，夏侯審之才思，皆稱雄一時。惟十才子皆喜爲五言詩，結交倡和，以研鍊字句，力求工秀爲旨，故遠遜陳子昂以後諸家之追近自然。

其他尚有郎士元，皇甫冉，朱放，顧况，張繼，李益……等，俱以詩名。總之，唐

之詩人，車載斗量，不可數計，與其最有名者，已不勝記憶。真可謂極一時之盛了。

元白與韓柳及其他詩文作家

唐代散文，史稱凡三變：王，楊一變，燕許——張說，蘇頌——一變，韓，柳又一變。但是他們都有特長，就是散文家大概都以兼詩人而得名。

元，白繼十才子而興，也爲唐代有數之詩人。元稹和白居易很友善，他們的詩體，世稱「元和體」。元稹的詩很講音調，所以都可以播之樂府，因此宮中妃嬪等都誦讀他，稱他做元才子。他和白居易倡和詩之多，一時莫與之京。他爲人很輕浮而多猜忌。他的會真記一篇，現在和西廂記同爲婦孺皆知，因記實事的緣故，結構不很全好，所以不能稱爲好的短篇小說。

白居易爲人很和平，他受佛教思想的影響很大。時人以爲他的詩老嫗能解，雖不免過分其詞，然亦足見牠的平坦率易了。他的新樂府五十篇，簡實是五十篇很好的血和淚寫成的詩的小說，尤足使他詩人的名譽趨於不朽。他的文學見解，也比衆不同——見與元九書——，爲今日談新詩者所樂道。在當時，他的詩無人不愛讀，即外國亦有以重價

來購買者。可見他在當時聲譽之隆重。他曾受遷謫，不及元稹之得帝王之賞拔，然而他並不爲意。他將他的生命，完全交托與他詩人的人生觀了。

韓愈的詩，與白居易詩，並稱「韓，白」。昔人以爲二人俱學杜詩，而白得其平，韓得其險。韓愈的詩很多，大都能奪人膽魄，怵人耳目，固不愧「險」之一字。南山一詩，狀物之妙，素爲學者所稱道。陳後山以爲韓以散文法爲詩，所以詩不佳，真乃妄見。他的古文雖有「起八代之衰」的功績，與陳子昂一般爲當時革命健將，大爲文學史增光榮。他並不復古，他是續古，他是要學司馬遷般的爲時代的文章，而順了文學演進原則，以繼續進行的。駢文律詩，是文學演進史上一個致命傷，他肩散文革命的責任，就將詩的革命的責任，交與他的好友孟郊了。孟郊的詩名不很佳，後人往往疑心韓愈稱他「以詩鳴」的不當，但是他詩的好壞，本不成問題，他自有他特別功績。他是好作樂府的，他是肩了續作古詩的責任，近體律詩與他幾乎無緣。可惜他並沒有發明以詞令繼樂府，否則早與韓愈同享盛名了。

柳宗元散文與韓齊名，但多數批評家以爲詩文都不及韓。他的遊記很出名，寫景手段頗不弱，讀漁父詩，可以見他的清壯的一斑。

此外詩人，有賈島，李賀，盧仝，王建，張籍，劉禹錫……等；韓柳以前，文人蕭穎士，李華，元次山，獨孤及……等，同時有李翱，李觀，皇甫湜，權德輿……等，以後有令狐楚，李德裕……等，可惜限於篇幅，不能一一細述。他們如生於文學衰世，定能各占一地位，然在日月臨照間，衆星的光芒，不免爲之低減了。

三
六
十
體
及
其
他

我很奇怪，文學每與朝代相終始，唐代之詩，至李，杜，韓，白已臻極巔，文則有韓，柳而光芒萬丈。然一到唐之季世，「三十六體」興，詩文就大受阻擊。唐亡，詞興以代詩，文則仍舊復了四六之舊。

李商隱，溫庭筠，段成式，排行均爲十六，故稱「三十六」。義山詩以「無題」著名，綺麗綿密，喜用古典，往往語工而意不及。庭筠通音律，好艷詞，喜作狹邪遊，尤恃才傲物，以此流落終身。他才思綺艷，尤長樂府，詞極風雅，接軌齊梁，詩至此，又造於

淫艷輕浮之境。

與以上二人並稱「溫，李，杜」的杜牧，詩亦豪艷。他因鑒於當時詩體之柔靡，所以措詞拗峭，立意奇特，又好作翻案之語。他似庭筠好狹邪，詩中關於妓寮之作很多。他的「揚州夢」一段故事，被元人取作雜劇的題材，成了一本令人看了不歡的悲劇。

所謂「三十六體」者，係指溫，李，段三人的四六文而言。駢文至他們而成爲純粹之四六文，他們真是文妖，把陳，孟，韓，柳，杜，李不朽的功績，根本破壞了！

同時詩人如司空圖，項斯，皮日休，陸龜蒙，都爲人所注意。被稱爲脂粉氣太濃的韓偓的香奩作品，在文學史上雖爲贅疣，然足以代表當時淫艷詩之一格。

佛教
影響於
文學

佛教在唐代的學術思想上，很占勢力。他的影響於文學者，除詩人外，當推小說與傳奇；其次，便是幾位名僧的創作和翻譯文學。

唐初，寒山，拾得好以哲理發表之於詩，偶也有幾首清婉雅麗之作，頗爲時人推崇。其他如皎然，貫休，齊己……等，亦以詩鳴於當時。

翻譯文學，在中國文體變遷史上應該大書特書；影響之大，一時述說不盡。唐代翻譯佛經的中堅人物，要推玄奘。他因感於前此所翻譯的經文不忠實而多訛謬，故不避艱險，親往印度求學，留十七年，大有造就，始賚經歸。他不但爲取經而往印度，也爲了求學而往，他的因明學很精，即彼邦人士，亦多不及。在印度時，遠近聞名，甚至有請不到他演講，而以兵威逼迫者。可見他在外國之名望了。迨歸國，奉詔譯經，雖然不必都爲他親譯，然都經他細心的校勘，和晉譯就相去天壤。

梁任公先生以幾種翻譯經典與中國文學比較，說：馬鳴菩薩的佛本行讚，實爲一首三萬餘言之長詩，與孔雀東南飛相彷彿。大乘莊嚴論，直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說。近代巨著水滸和紅樓夢，受華嚴和涅槃的影響很多。卽宋，元，明以來的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與佛本行讚有關。他所言雖不無失當，然亦足見中國文學受彼影響之大了。

佛教創作，有元奘的大唐西域記，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此二書英法均有譯

本，共推爲世界難得之傑作。

志怪書
與傳奇
之盛

唐以前的所謂小說，都是瑣雜的記載，不是整段的敘寫，到唐時才有組織完美的「傳奇」出現。唐人也有幾部瑣雜的志怪書，如牛僧孺的玄怪錄，李復言的續玄怪錄，薛漁思的河東記，張讀的宣室志……等，在當時已沒有人像對於傳奇那樣的注意。段成式的酉陽雜俎，本也是一部平常的雜瑣的志怪集；但因爲裏面的幾篇劍俠傳，完全是傳奇的體裁，却增高了全書的聲價，因是頗爲後人所推尚。

傳奇中所敘事實，都很奇瑰，描寫也濃摯有趣，已爲純正的短篇小說。後代的詩人和戲曲家，往往撫取牠的故事，以爲他們作品的題材。著名的傳奇作品，我們可以把牠分做三類來敘述。一類爲戀愛故事：有蔣防的霍小玉傳，元稹的會真記，白行簡的李娃傳，許堯佐的章台柳傳，陳鴻的長恨歌傳及東城老父傳，皇甫枚的非烟傳，陳元祐的離魂記，于鄴的揚州夢，房千里的楊倡傳……等；至於李朝威的柳毅傳，沈下賢的湘中怨，異夢錄，三夢記，裴鏞所著傳奇中的裴航與崔煒傳……等，都是敍人與鬼神戀愛的

故事的。一類是豪俠故事：有楊巨源的紅線傳（或題袁郊撰），薛調的無雙傳，杜光庭的虬髯客傳（或題張說作），裴鉞傳奇中的崑崙奴與聶隱娘，柳理的上清傳……等。一類是神怪故事：有張鷟的遊仙窟，長萬餘言，沈既濟的枕中記與任氏傳，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李湯，廬江馮媼，王度的古鏡記，李景亮的李章武傳，韋瓘所作而托名牛僧孺的周秦行紀，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等。以上所舉，都是傳奇中著名的幾篇，現在都還遺存。其他因失傳而湮沒不聞的，不知尚有多少。

詞的
創作

漢，晉樂府，亡於齊，梁，北曲多用胡樂，隋，唐則胡，夏並用。樂府本來採自民間或文人的歌詠，後來專門製作，乃以莊嚴頌贊爲歸，便失去了文學的意義。迨白居易新樂府興，又回復了樂府本來面目，始繼續了在文學上的價值。本來樂府都爲長篇，自陳，隋好以短的艷詩入唱，而樂府又蒙其影響。李白清平調惟七言絕句，而他的詩，大半曾被播入樂府，於是長短句的詩調就被人所仿用了。詞的來源，當然可推陳後主江南弄，梁沈約六噫，隋煬帝望江南……等；然而詞的成功，却是

太白之功居多。你看古今詩人的詩調，有他那樣大膽的長短隨便嗎？他的菩薩蠻，憶秦娥二詞，人或疑是僞託，吾們真可不去管他。

自後，韋應物，戴叔倫，王建，韓翃，白居易，溫庭筠……等，皆創調填詞，而風格一如各人的詩。此數人中，溫庭筠詞以清豔流雅，為一時所宗。

由是，可知詞之起原，本為因順樂府之步驟而解放五七言詩體之不自由。迨詞調成立，必依聲填詞，於是反比作五七言詩煩麻，而失去詞的創作的原意了。

二 五代

印刷術發明於文學

古時文字傳佈，由口傳而抄寫，已大進步了。漢刻石經，開印刷術之端。隋代曾有一種彫版，更發明了些雛形。直到五代，蜀毋昭裔為鏤板，印

刷術就天天進步。後周太祖時，九經印成，而一時學術蒙其重大影響。宋人畢昇發明活字版，宋，元二代刻書之風大行，於是因傳佈的便利，文學格外的發達起來。宋代蜀刻

本的書籍，一時尤很名貴，毋昭裔所遺下的功績，可以永垂不朽了。

韋莊與
蜀中人
詞人

唐末中原大亂，文士不渡江往依南唐，卽西行歸蜀。所以當時西蜀文學，稱爲極盛。大作家韋莊，就是此中一人。他於中和癸卯往長安應試，恰遇黃巢大亂。他的長一千六百六十六字的秦婦吟，就是寫當日的亂離情形，爲中國古來第二長詩。後避亂至蜀，王建立國，以他爲平章事。他是當時著名的詞家，詞以古樸淺淡，善於抒情見長，詞中又多思鄉傷離之迹。

除韋莊外，蜀中詞家之著者，尚有牛嶠，毛文錫，牛希濟，薛昭蘊，顧夔，鹿虔扈，魏承班，尹鶚，毛熙震，李詢，歐陽炯，閻選……等。他們的詞，都被保留在花間集中，都是很好的抒情詞。

花蕊

夫人

前蜀王王建的名字，與唐王建相同，所以他們的作品，往往有人誤記。唐王建有宮詞之作，而後蜀王孟昶之夫人花蕊，亦有宮詞百首，亦以此著稱，怪不得易於纏誤了。花蕊夫人的宮詞，描寫宮中情形頗婉妙，措辭平淺而有情致。

她也以詞家著名，惟所作不多。蜀亡，被迫歸宋，卒因念念不忘故夫，爲人讒殺。蜀王王建的詩也很好，而且大都平淺易讀。他的夫人，亦稱花蕊夫人，所以又常與孟昶之花蕊夫人纏誤。

南唐二主與馮延巳

現在要說到一代大詞家南唐二主和馮延巳了。中主詞今只存三首，都艷麗多致。後主的天才尤高於乃父，兼工書畫，精於音律。亡國后，被遷居宋都，終日以眼淚洗面。他是一個天才文學家，不是個機警的政治家；他的生於帝王家，反是他的不幸。他未亡國時的著作婉而多情，亡國後之作，纏綿悱惻，尤哀且艷。當敵兵已臨城下，宮中還是笙歌不絕，雖癡得可笑，但他忠於藝術而蔑視功利的態度，和陳後主，隋煬帝一般令人可敬。馮延巳於唐末南渡，南唐李氏建國，他做到宰相。平日常燕集親僚，製作新詞，以付歌者。他與中主曾有一段「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有趣故事。他的詞描寫熨貼，讀之令人起一種柔膩的感覺。又有詞人張泌，亦南唐人。

當時留居中原的詞人，有和凝。又有孫光憲，爲荆南高從誨書記，詞亦有名。我們

都可在花間集中找出他們的代表作。

陌上花開
之佳話

吳越王錢鏐給他夫人的書中「陌上花開，則緩緩歸矣」二句話，爲文家所
艷稱，然不及另外一事之可傳。他回鄉時，筵飲鄉里父老於一堂。起先他歌
一首辭句很文雅的歌，衆人以不懂而不動聲色，後來他換唱一只鄉里的俗歌，遂引起歡
聲如雷。在這裏，文學的真價值，和何者爲文學的要素，吾們可藉以知道了。這事豈不
可傳嗎？

中國文學史大綱

第八章 兩宋文學

一 北宋

西崑體
和古文
復興

五代詩家，都喜學李商隱詩，至宋西崑諸家而更顯著。他們是繼續唐末已衰歇的文學，又加以一味模仿，而又往往竊取商隱詩句，不以為恥，所以在文學史上實無足道。西崑的首領為楊億，他在十一歲時，召試詩賦，號為神童，其後官至翰林學士。他專與劉筠，錢惟演二人唱和，所作詩昔人評為「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鬪果為工，嫣然華美而氣骨不存」，已可見一斑。他們被稱為「江東三虎」。西崑酬唱集，就是他們著作的結晶，其中使吾們致見附和他們者，當時共有十七人。

宋初，徐鉉……等的文雖比五代稍振作，但仍沿用四六體。迨柳開出，又追縱韓，柳而治古文，可惜天才不及，爲人所譏。然而宋代散文，由四六中逃脫而復繼續韓，柳之古文，則柳開有創始之功。此外有穆修，張景，劉牧……等，俱以古文家名。而王禹偁稱詩文之簡雅古淡，尤爲一時之選。

純詩人有寇準，作品淒婉有情致。山人林逋，世稱和靖先生，所作詩孤峭澄澹，一如其人。「梅妻鶴子」，雅人韻事，流傳爲千古佳話。其餘如魏野，潘閔，亦頗有詩名。

歐陽修

及其他

歐陽修可算是宋代韓愈，他是古文的大功臣。然創始之功，除柳開外，尹洙，蘇舜欽，梅堯臣三人，亦爲開除荆棘的先驅者。洙學古文於穆修，爲文古峭勁潔，有出藍之譽，即歐陽修亦很佩服他。舜欽好古文，詩體亦豪放，軒昂不羈，如其爲人。他和穆修，專作古歌詩雜文，爲時人所非笑，但他並不變志。堯臣幼時爲詩，已出語驚人，散文很簡古，然他最喜作詩，故集中詩特多。昔人評他的詩，以爲「古淡深遠，外槁內腴，自成一家特色」。

歐陽修廬陵人，四歲而孤，家貧，母鄭氏甚賢，晝荻教子，稍長，借鄰人書博覽，於學無所不通。後得韓愈文稿，心好之，遂有與之並駕齊驅之想。成進士後，與尹洙，梅堯臣間難唱和，詩文大進。及參政，好獎勵後進，曾鞏，王安石，三蘇都是他所提拔。他性又剛勁，不怕機阱，故放流至於再三，而志不稍餒。以文學論，他的散文爲吾們所熟見的，如醉翁亭記之自由奔放，秋聲賦之悲惋酸楚，隴岡阡表之纏綿悱惻，都是富有情感的文學。他的詞大都作情語，不類他散文之大多好作道學語。詩很婉麗，他自以廬山高，明妃曲諸曲爲得意之作。他自稱廬山高今人莫能作，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半篇太白亦不能作，杜甫能之，而前篇則杜甫亦不能作，唯他能作。真自負不淺。綜觀他的著作，因中了韓愈「文以載道」的文學論之毒，所以散文好者甚少。他的新唐書，新五代史，尤爲專表那「文以載道」的謬旨的作品。只有詞，却增加了他很多的文學的光價。和他同時的古文家，有石介，劉敞，劉放……等。

曾鞏與王安石，俱是政治家兼文學家。曾鞏的散文，雄渾瑰偉，慄驚奔放；詩亦醇

厚可誦。王安石本是一位政治理想家，他一味要想實行他的新法，卒因反對者多，落後只搏得一個失敗。我們不可以成敗論人，他爲了主義犧牲了自己祿位，雖然受了敵黨的吐罵，究竟不失爲一個光榮的失敗者。他詩文均以艱險爲工，並無特別成就。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爲千古名作。他寫三國赤壁之戰，東晉淝水之戰，特別有聲有色。事繁而不紊，文簡而扼要，卽放在第一流文學作品中亦無愧色了。

三蘇與
江四派
詩

三蘇同時，邵雍，程灝，司馬光，富弼……等的詩俱近於白話，而抒情寫景很婉妙，實受了語錄體的影響。他們都與其他學問著名，在當時政治舞

台上有特殊勢力，被人稱爲「洛黨」，與三蘇……等的「川黨」對稱。

蘇洵年二十七時始發憤讀書，遂通六藝百家之學。後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大愛其文，一時聲價十倍，士大夫多善仿其文。實在他的文都爲兵謀，權謀……等學術文章，不能當「文學」二字。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博通經史，爲文日數千言。在朝居職甚高，後以觸王安石下獄，赦，貶黃州。後又在朝，以與程頤之徒不合，

又出知杭州。後又因斥逐元祐黨人，貶瓊州。他的散文，大抵是議論文章。詩詞賦都很好，喜陶淵明詩，曾逐首和作；詞雄豪慷慨，所謂「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形容得很相像；賦如前後赤壁，讀者無人不愛，所含意亦足表見他思想的一斑。轍字子由，他的學術文章很好，但與文學無關；所作詩却頗溫雅而高妙。

二蘇名望，頗顯耀一時，他們的門下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子瞻之客），張文潛（子由之客）——，時謂之「蘇門四學士」。或加陳師道，李薦，又稱「蘇門六君子」。

黃魯直，名庭堅，號山谷道人，與子瞻並稱「蘇，黃」。他的詩很奇崛，很講句律，研磨體製，好用僻典奇聞，雖片語隻字不輕出，自成一派，遂為「江西詩派」所宗。昔人以爲他太附高遠，不免傾向於復古，而大阻文學的進步。無咎以文雄，文潛詩文兼長。少游詩詞俱工，惟辭過華麗，頗自以爲病，時人評爲「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亦比喻得妙極。師道號後山，散文簡潔而有法，詩很平淡而自然，勝於其他諸家。薦字

方叔，文以雄辯名。

詩派之說，作俑於呂居仁，他自以爲傳江西衣鉢，作江西詩派圖，列山谷以下陳師道等二十五人，以爲同出一源。詩派之說，素爲學者所譏；而况所列或竟無文名，或有文名而不列入，去取無識，已無足道了。

晏氏父子
柳耆卿及
其他詞家

宋代的詞和唐代的詩一般地發達，當時人上至帝王大臣，下至武夫釋道之流，多能通音律，製詞調。後來又經朝廷採爲樂府，專聘詞家製調，於是除已有的小令中調外，又多長調一種。現存各種詞調，也大都成於此時。

宋初詞人，晏氏父子最有名。晏殊爲慶歷時賢相，爲詞不喜蹈襲前人語，饒有創作精神。子幾道號小山，所作有父風，精壯頓挫，使人怡情動目。然太是淫豔，爲世人所詬病。

張子野名先，詞亦豔麗，而又情勝於才，世人以爲不及柳永。柳永字耆卿，有兄二人，俱工文學，號「柳氏三絕」。他好作小詞，而薄於品行，喜狹邪遊，作新樂府以詠

個中情形，風靡全國。當時有人薦之於朝，仁宗以爲此人只能任從花前月下，淺斟低酌，豈可令仕宦，以此流落不偶。死之日，羣妓釀金葬之郊外。他的詞，昔人以與東坡詞相較，謂「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按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東坡詞須關西大漢，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實形容盡致。在這裏，又可見南北文學之鴻溝，在詞中亦甚顯著。所謂南詞婉約，北詞豪放，一語中的。

像歐陽修之道學，范希文，韓琦之忠正，猶不免作有艷詞；昔人或以爲病，其實正表現了他們本來面目。東坡却別成一派，後人推爲北詞之代表，黃九（山谷）和之，盛行一時。少游詞情詞兼勝，清遠婉約，又走入了南派。同時有賀鑄，好以舊譜填新詞，以幽麗淒艷爲工，且詩文亦佳。稍後，周美成的詞，人稱爲「精深華麗，體兼蘇秦，長調尤善鋪叙，妙用唐人語，如天衣無縫；渾若已出」，是融合南北二派而自爲一宗的。又有女詞家李清照，不獨詞格清高，而對於詞的見解，也有高妙之論。所作詞雖不多，然在女性文學家中已屬翹楚了。

二 南宋

語錄

禪學

宋儒語錄的文體，大都爲當時白話，實在係仿自禪宗諸師的語錄而非特創。他們起先只有一二人仿效，不過取其易於隨手鈔錄，後來遂成爲一種風氣。所以朱熹，周敦頤，程灝……等雖非文學專家，而在文體改革史上却特闢一時代。禪學在當時明爲理學家所排斥，而實則諸位著名的理學家的思想，都從禪宗得來。所謂「理學」，實合儒佛道三種思想而爲一。佛教入中國，至此而與中國之思想文學發生一度結合，此後遂牢結不可分了。

禪學與宋代文學家之關係，幾如雌雄之有配偶，著名之文學家，莫不和佛教徒有交情。歐陽修和契嵩，林逋和智圓，蘇洵和祖印，蘇軾和了元，其交友密切，尤爲顯著。卽儒家亦專與僧人結交，周敦頤和壽涯，朱熹和妙喜禪師……，均爲人所習知。其他關係之深，尙不勝細述。

南宋散文，除語錄外，都爲討人厭的四六文，這裏索性不談了。

楊范陸
與四靈
及其他

江西詩派至南宋而仍盛行。前人以爲楊，范，陸三家，亦爲江西嫡傳，語頗謬評。此三家在宋詩人中自有他們特異的光價，豈江西派所能比擬？

三家之外，陳簡齋和尤袤亦以詩名。陳氏當崇觀間；世尙王氏（安石）經學，而文學幾絕之間，獨以詩鳴。所爲詩，陳，黃（后山與山谷）以后的詩人，沒有勝過他的，簡古而發穠豔。他又因身遭靖康之亂，流落飄零，多感時恨別之作。尤袤詩平澹雋永，尤長於律。

范成大號石湖居士，吳縣人，曾出使至金。楊誠齋謂其詩「緜而不釀，縮而不儻」。楊誠齋名萬里，爲詩才思健舉，狀物寫情，無不入妙；他少時曾學江西派詩，後盡焚棄，可見他是不滿意於江西詩派的。陸游號放翁，性忠孝，著有渭南，劍南二集，爲詩多至萬餘首，量之多，爲自來詩人所未有。他們三人的詩，不尙聲律，語調自然，措辭平淺，少用古典，普通人都能了解，爲一種平民的文學。

放翁弟子戴復古的詩，因清健輕快而流於疏慢；誠齋弟子蕭千巖的詩，雖工致而病瘦硬，大概都是學其師而過火的緣故。千巖弟子姜夔，號白石道人，精於音律，能自度曲，爲詩琢句精工，自成一派。清人評爲「淡而彌永，清而能腴」。此種詩格，真和林和靖一般，有山林隱逸的風調。

南渡中葉，承諸家之末流，詩日近於粗淺。於是「永嘉四靈」以清虛便利之調爲詩，由葉水心之推轂，遂風行一時。「四靈」爲：徐照，字靈暉；徐玘，號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號靈秀。四人地位不很高，故名不甚揚。水心評徐照詩，有「：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之語，如移以爲四人之總評，亦很確切。集中多五言律，很膚淺，不及其他諸體之可貴。有人以爲詩至四靈而薄弱不足道，却是謬見。四人詩幾乎全不用典，清雅尤過於范，楊，陸三大家。當時江湖之士，從之成風，而作品則大都不傳，想因爲都沒有職位聲望的緣故。

其後有劉克莊，方岳，真山民，汪元量，謝皋羽，張炎，鄭思肖……等，俱爲有名

詩人。至於文天祥，謝枋得爲文之宏雅悲壯，那不徒以文學著，即他們的人格，早已與日月爭光了。

通俗
文學
的
初
幕

小說在宋很發達，話本與傳奇創作的量都很多。話本大都爲民間說話家所作，而傳奇都作自文學家。

話本實不始於宋，宋以前已有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伍員入吳故事，目蓮入地獄故事……等作品。這許多書的抄本，在近時始發現，但能知其爲五代末時人所抄，而不能斷知作者爲誰，和確實的作的時代。

話本是當時通俗文學的一種，是宋時說話人所用的底本。唐代本已有說書的人。到宋代盛時，民間遊樂之事甚盛，說書卽爲其一。業此者名「說話人」。說話分做四科：第一科是「小說」，又分「銀字兒」，「說公案」，「說鐵騎兒」三類；第二科是「談經」，又附屬二類——「說參講」和「說禪經」；第三科是「講史書」；第四科是「商謎」，又叫「打謎」。今存的話本，如京本通俗小說，屬於小說科；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屬於談經科；大宋宣和

遺事及新編五代史平話，屬於講史書科；商謎科無書可見，齊東野語卷二十所載「隱語」若干則，當爲現時僅見的遺文。

京本通俗小說，原本不知有若干卷，今存第十至十六卷及二十一卷，共八卷，每卷爲一種。牠的體例，先用閒話或他事爲引子，後乃轉入正文。所叙均爲當代瑣事，大約都是南宋時代的作品。新編五代史平話，每代二卷，今本已缺梁史及漢史的下卷，共只存八卷，卷前列子目，本文內不再列入，亦不分回。每代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惟梁史則始於開闢，次略叙歷代興亡之事，立論很奇特，又雜以誕妄的因果說。此書確爲宋人所作；下列二書，或以爲宋人所作，或以爲元人擬作，尙無定論。大宋宣和遺事，或分四集，或分二卷。卷前亦列子目，卷首自堯，舜寫起，中間寫徽，欽二宗朝事，而終於高宗定都臨安。梁山泊故事的見於記載，以在此書爲最先。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亦名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共分三卷，今本已略有缺頁。凡十七章，叙唐三藏取經故事，爲明人所作小說西遊記之雛形；元人所作雜劇西遊記，亦似出於同一典型。此外

有無其他作品，尙待繼續發現。

當時又有所謂「淘真」，爲一種通俗唱本，七字爲句，起原於唐代的佛典，爲元、明人「彈詞」之祖。淘真亦分若干科，如「唱賺」，「小唱」，「彈唱」因緣，「唱京詞」……等。至於各科內容的分別，今已無書可見，我們無法考見了。

這時代的志怪書與傳奇，都已不很爲人注意。傳留到現在的：志怪書有徐鉉的稽神錄，吳淑的江淮異人錄，郭象的睽車志，洪邁的夷堅志……等。夷堅志共有四百二十卷，所記除神怪外，尙及社會瑣事，聞人軼事，藝林佳話……等。傳奇有樂史的綠珠傳，楊太真外傳，秦醇的趙飛燕外傳，驪山記，溫泉記，譚意歌傳，無名氏的隋遺錄，（或題唐顏師古撰），開河記，迷樓記，海山記（上三書或題唐韓偓撰），梅妃傳（或題唐曹鄴撰），李師師外傳……等。李昉奉詔監修的太平廣記五百卷，保存很多的自漢至宋初的小說作品，頗有他特殊的意義與價值，非徒以內容豐富而著名到現代。

辛棄疾
與

南宋詞人，亦南北二派對峙。辛棄疾，劉克莊……等爲北派之代表；南

姜白石派較多，以姜白石，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爲最。

辛棄疾名幼安，陷於金，至高宗時率數千騎南渡，就在宋居官。他的詞，可當北宋之蘇軾，評家以爲「才氣橫溢奇恣，……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而其穠麗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下；婀娜豪健，兼而有之……」，所以也可說兼南北二派之長。至劉克莊詞，多壯語而較粗率，方爲純粹的北派。

今人胡適稱姜白石一派的詞爲「詞匠的詞」。因爲這一派的詞，他們甯可犧牲了詞的意思來遷就詞的音律，不肯放鬆音律來保存詞的情意；而且又講究刻畫事物，使用古典，成爲少數專家的技術。白石名夔，曾寓吳興，與白石洞天爲鄰，故自號白石道人。後又隱居箬坑之千山，往來湖湘淮左，與范石湖，楊萬里諸人酬唱。他精通音律，知樂理，常自製新曲。史達祖詞亦長於詠物。高觀國詞則古典氣味較少。吳文英號夢窗，亦精於音律，善製曲調。張炎亦精音律，著有詞源一書，論五音韻拍很好。昔人以爲「詞有姜，張，猶詩之有李，杜」。此外，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等、

都是此派中的健者。

詩話
文選
及史料

宋人詩話很多，歐陽修六一詩話以下，作者輩出；其中最堪注意者，惟有嚴羽滄浪詩話。他對於詩的見解很高明，所謂「詩有別裁，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等語，令人往往樂爲稱引。

宋之文選家，有姚鉉之選唐文粹，呂祖謙之選宋文鑑，雖眼光不及昭明，然至少總給與我們一些不易收集的文稿。郭茂倩搜集古今樂府諸作，按類排比，成樂府詩集一百卷，刊刻行世，其中尤多傳世少見的古代作品，功不在孔子刪編詩經之下。此外有太平御覽與文苑英華，也保存古代作品不少。

當時另有所謂文料者，乃是一種作文用的古典類書。文料興而少研求真學之人，在文學史上，乃是一樁很不幸的發現了！

第九章 遼金元文學

一 遼 金

遼國
文學

當宋代盛時，北方的遼國也稱雄一時。他們本無文字，遼太祖阿保機受漢人的教化，始因漢人的隸書造字數千，叫做契丹字。但文學家却都讀漢文，而以漢字爲文學的工具。常時遼人被稱工於漢族文學的，有：蕭韓家奴，蕭姿忠，蕭孝穆，蕭柳，耶律良，耶律孟簡，耶律庶臣……諸人。因爲國王禁止本國文學傳入他國，所以這些文學家的作品，現在片詞隻字都不易見。倒是道宗皇后蕭氏的應制詩，迴心院詞，題十香詞，絕命詞，以及不知何人所作的十香詞，却賴王鼎焚椒錄的記載，流

傳至今；而且使我們知道當時會發生這樣一樁暗無天日的文字獄，令千百年後的我們還爲之髮指！

戲曲
前的
夜

中國的戲劇，也起原於古代的歌舞，後來一變而爲俳優，再變而爲演故事及滑稽的雜戲，三變爲宋金的雜劇與院本。所用的唱詞，唐人的柘枝詞蓮花鍊歌，舞歌已稍相應；然當時所謂優人，都擅長演白而不唱。至宋人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詞，用會真記的事實，譜於詞曲，然猶不用演白。金人有一種「絃索調」，由一個人手彈琵琶而口中演唱。金章宗時，董解元復譜會真記的事實爲絃索西廂，亦名西廂搗彈詞，始有白有唱。「彈詞」之名亦始此。金人又仿遼大樂而創製「連廂詞」，有扮演，有司唱，然各獨立而不兼，吹彈樂器也另外有人。至於宋人的雜劇，也祇有唱有舞，而沒有所謂「科」〔白〕；劇本現雖完全不存，牠的名目現尚可考者，却有二百八十本之多。金人的院本，亦爲舞劇，與元劇用「科」〔白〕者仍不同，現在更一本也不見。直至金末，關，鄭，馬，白……輩出，大作小令與套數，將「科」〔白〕加入曲中，真正的戲劇才出現。

元遺山
及其前之
詩文作家

金初文人，吳激長於詩，蔡松年工文而精於樂府，子珪，學問淵博，妙於文，詩非所長。稍後有黨懷英，與辛棄疾同舍，棄疾歸宋，黨仕金，官至翰林學士。趙秉文謂其文似歐陽修，詩如陶謝。同時有王庭筠，文詞以風流昭著，秉文號閑閑道人，官至禮部尚書，文長辨析，詩極好，五古有似阮嗣宗，陶靖節。他掌文柄三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學者比之歐陽修，著作職位，恰相稱合。與齊名的有楊雲翼，代秉文掌文柄亦二十年，門生半天下，當時號爲「楊，趙」。又有李純甫，雷淵，當時稱爲豪傑，爲文一如其爲人。古文家劉中，其弟子甚多，而王若虛最有名。

至元遺山出，始爲金之唯一文人。他十四歲已通經史百家，迨長，曾作箕山，琴台二詩，爲趙秉文所稱奇，謂少陵（杜甫字）以後無此作，招以書。於是名震一時，亦稱爲元才子。金亡後，乃隱居而以著作自任。他的詩絕無偶句，構思曲折而味雋。清人趙甌北以爲「一律詩之可泣可歌者，杜甫以外幾絕響，而遺山有之；沈摯悲涼，自爲聲調。」因他生長漠北，天稟多豪傑英雄之氣，又值金社淪覆，發而爲慷慨悲歌，都出之

至情，故不求工而自工。散文亦有繩尺，衆體悉備。他所編的中州集，保存很多的金人文學作品，而中州樂府一卷，尤爲名貴。

二 元代

四大詩
文作家
及其他

元初文人，除趙子昂詩文以「清奇麗逸」著名外，常推四大家。四大家爲：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或以虞集，揭傒斯與元末黃潛，柳貫並稱

「儒林四傑」。

虞集散文以健利著，詩亦栩栩有生氣。楊載詩號稱風雅，然稍遜其他三人。范梈家貧早孤，爲人清癯不勝衣，爲詩一如其爲人。揭傒斯著述較多，曾爲遼，金，宋史總裁；散文敘事嚴密，詩清麗婉轉。此種文學作品，大都與西人所謂古典主義相近。四家之前，尚有馬祖常，以散文著。四家以後，有張翥，詩流利清婉，工於樂府。薩都刺詩與張相似，而富於言情，大都爲感時之作，當時亦有詩史之目。

中葉以後，有吳萊，與黃潛，柳貫並以古文家名。楊維禎爲元代詩人之殿。他工於古樂府，昔人稱其著作寒芒橫逸，奪人目睛，惟失於怪誕。他的友人李孝先，張羽，倪瓚，顧瑛之詩文亦著名。

曲調

代謝

詞到宋末，南方作家拚命講究音律，刻繪事物，成爲「詞匠的詞」。在北方，因文人性格的不同，至此不復能忍耐，便自由做他們解放的詞體，后人名爲散曲。散曲分小令與套數二種，曲調或襲用詞調，或爲創作，作者可以隨意加入襯詞。描寫的對象也擴大，不比「詞匠的詞」，脫去了閨情，別緒，性愛便沒有所謂對象。

元初四大戲曲家——關，鄭，馬，白——同時也都是散曲能手。單以散曲著名的，元初有王鼎，稍後有「酸甜樂府」的作者徐飴和貫雲石。喬吉以小令擅名。有西湖詞梧葉兒百篇。張可久有北曲聯樂府，劉秉忠有藏春樂府，盧摯石疏齋集，馮子振有梅花百咏，曾瑞有詩酒餘音，汪元亨有小隱餘音，亦均以散曲傳名。此外，散曲家尚有姚燧，滕賓，侯克，周德清，白无咎，于伯淵……等。

套數加入科白，便等於雜劇一折。牠們的不同處：散套可用以寫情，寫事，寫景，雜劇所用曲調只可以「代言」。雜劇每本四折，不足時可以加入「楔子」，每折只限一人。歌唱均依北音，所以又叫做北曲。

關鄭馬白
北曲
作家代表

關漢卿為最先的雜劇作家，和白樸，馬致遠，鄭光祖被稱為「元曲四大家」。他是金末解元，曾為太醫院尹，金亡不仕；著有雜劇六十三種，今存

十四種，以竇娥冤及續西廂為最著名。白樸也是金末人，金亡，朝廷徵召他，他不赴。

幼時，元遺山撫養如己姪。他共著雜劇十五種，今只存梧桐雨及牆頭馬上二種。馬致遠

號東籬，曾任江浙行省務官，作曲共十四種，今存六種，漢宮秋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

鄭光祖為人方正，以儒補杭州路史，作劇共十九種，今存四種，為王粲登樓，周公攝

政，倩女離魂，搗梅香。質樸豪邁，為元曲特色，尤以關漢卿為甚。

西廂記

與

西遊記

與以上四人齊名的，尚有王實甫。他是和關漢卿年代約略相同的人，作劇共十四種，今只存麗春堂及西廂記。西廂記演鶯鶯和張生的故事，劇情根

據元稹的會真記，而又加添了董解元絃索西廂所增入的，成爲現代家傳戶曉的名作。全劇共四本，關漢卿續作第五本，亦取材於董作；清金聖歎詆爲「狗尾續貂」，不免將罪名「張冠李戴」了。然照劇情論，聖歎的見解亦頗不謬。

元劇大概都爲一本，每本四折，或另加楔子。若西廂記長至五本，已屬難得。但在現存元曲中，除西廂記外，尚有西遊記，長至六本。作者吳昌齡，作有雜劇十一種，今只存三種。西遊記的名目雖有記載可考，然原作在最近始在日本有影印本，中土早已佚失。內容與後來的小說西遊記頗不同，較之宋人取經詩話則已高明許多了。

除上述外，作雜劇的有名人物，尚有李壽卿作劇十一種，高文秀作劇三十四種，鄭廷玉作劇二十四種，尚仲賢作劇十一種，武漢臣作劇十一種，楊顯之著劇八種，石君寶作劇十種，王仲文作劇十種，喬吉作劇十一種……其他作劇一種至七種而成名的也很多，不能一一備舉。

~~~~~  
荊劉拜

雜劇大都爲平民作品。後來因盛極一時，一般文士也出來仿作，辭句較

殺與琵琶

秀雅，體裁更解放，便另外成了一種新穎的劇曲，名爲「傳奇」。雜劇從北音，又名北曲；故傳奇從南音，亦名南曲。他們的分別：北曲每折限一宮調，又限一人唱，每本限定四折；南曲沒有一定的折數，一折也不限一定的宮調，而且不獨可以幾個脚色合唱一折，並可以幾個脚色合唱一曲。在內容方面：北曲多述英武故事，南曲多叙兒女情事，也顯露了南北隱伏着的不同的國民性。

現存的最古的傳奇，爲作於元、明之間的「荆，劉，拜，殺」及琵琶記五種。荆爲荆釵記，或以爲元柯丹邱作，非是。丹邱係明初甯獻王朱權的號，故傳誤。權亦號曜仙及涵虛子，精於音律，曾著太和正音譜，又好作雜劇。荆釵記共四十八齣，叙宋王十朋故事。劉爲劉知遠，一名白兔記，不知作者姓名，全劇三十三齣，叙五代劉知遠故事。拜爲拜月亭，一名幽閨記，相傳爲元施惠作。施惠字君美，一云姓沈，或以爲就是做水滸的耐庵居士，也好作雜劇。他的生平，僅知他居吳山城隍廟前，以坐賈爲業，好飲酒談笑，嘗編古今砌語爲一集。拜月亭共四十齣，叙金蔣世隆故事。殺爲殺狗記，作者徐

嘒，明初徵秀才，至藩省而歸。全劇共三十六齣，取材於蕭德祥的雜劇殺狗勸夫而加以擴大。

琵琶記係明高明作，他在當時南曲中的地位，和西廂記在北曲中一樣。高明是元進士，曾辟丞相掾。後避亂居於鄞之樓社沈氏樓，作琵琶記。夜案燒雙燭，填至吃糠一齣，句云「糠和米本一處飛」，雙燭光交爲一。因名其樓爲「瑞光樓」。後來明太祖欲召他到金陵，他以病辭。是劇共四十二齣，叙的是蔡邕和趙五娘的故事。

忠義水滸  
傳與三  
國志演義

元代是通俗文學最盛的時代，所以不獨戲曲大興，就是話本的創作也不少。現代存本，有元人刊的武王伐紂書，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秦併六國，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國志平話等五種，曾在日本影印流通。在中國只有三國志平話，有人爲之影印及排印。我們看了這許多書名，我們可以知道原作當不僅此五種，或竟全史都有話本。這種工作也偉大極了！

被稱爲元人作的，尚有忠義水滸傳和三國志演義二種。話本都無作者姓名可考，此

二書的作者却都能考見，但也不甚可靠。水滸傳即叙宋江……等聚義梁山泊的故事，宜和遺事只叙三十六人，這書却增多至一百另八人，姓名亦彼此間有不同。作者相傳爲施耐庵，或云羅貫中，或云羅作施續。版本也都不同：有一百十五回本，有一百二十四回本，有一百回本，有……回本，不知孰是原本。至清金聖歎斷定前七十回爲施作，七十回后爲羅作，也譏之爲「狗尾續貂」。今人或以七十回后另刊單行，稱爲後水滸，又名蕩平四大寇傳，又名征四寇。清初陳忱作後水滸傳，天華翁作水滸後傳，都是續足本的；俞萬春作蕩寇志，又名結水滸，乃是續七十回本，文辭雖佳，然完全違反了前作作者的本意。

今存的元刊五種平話，還不知究竟是元人作還是宋人作。所以我們以三國志演義爲元人作，與前說並不矛盾。三國志平話爲雜劇家所取材，而三國志演義又取材於戲曲。

作者亦爲羅貫中，他名本，也是一位雜劇家，所著小說，尚有隋唐志傳，平妖傳，粉妝樓……等。這許多書大概都經過明人修改，故原本如何，今已不能攷見。今通行本爲明

大批評家李卓吾的改本及清毛聲山的刪改本；尚有李笠翁的改本，國內已無傳本。牠在國內是一部最通俗的平民讀物，上至帝王大臣，下至販夫農民工人，莫不人手一編。頑固的師長父兄，不許他的子弟看水滸，紅樓夢，但對於三國志則惟恐其不看，於此可見牠魔力的一斑。續書亦有二種：一爲石珠傳，亦名三國志演義續編，題遇安氏著；一爲東西晉演義，亦名後三國志，不知作者姓名。但前一書與三國志並不接軌，因時代適續三國志，故借以爲名。





## 第十章 明清文學

### 一 明代

詩文的復古

明代是詩文的復古時代，作家雖多，可取者甚少。明初除幾個元遺老外，劉基，高啓以詩人名。高啓作品最多，與劉基，張羽，徐賁並稱「吳中四傑」。袁凱以白燕詩著名，人稱袁白燕。古文家有王禕，宋濂，方孝孺，他們又以氣節功勳著名。此時詩派特多：越詩派爲劉基所創，閩詩派之首爲林鴻，嶺南詩派之首爲孫仲衍，江右詩派之首爲孫崧，各享盛名於當時。永樂以後，楊士奇，楊榮，楊溥倡「臺閣體」，文風大衰。後李東陽出，首倡復古之說。繼之者有「七才子」李夢陽，何景

明，邊貢，徐楨卿，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言詩必盛唐，言文必秦漢。其中孝，何，邊，徐，又稱「四傑」。除王廷相，加入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四人，又號「十才子」。後有李攀龍，王世貞，又與李，何並稱「四大家」。徐楨卿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號「吳中四子」。唐寅字子畏，詩頗俚俗，盛傳於吳中婦孺之口。顧璘，陳沂又和「王章號」金陵三傑；後又合朱應登稱「四大家」。王世貞，李攀龍又和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亦號「七才子」，後人稱爲「後七子」。

與「才子」「大家」派示異旨的，有徐渭與湯養仍；然二人均爲曲家，詩文非所擅長。

其後有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弟兄出，作詩以清真爲主，號「公安體」；又有鍾惺與譚元春，均竟陵人，人稱「竟陵體」；都爲與前後七子表反對的詩人。此外，還有高攀龍，歸子慕，程嘉燧，鄭瑛……等。陳子龍被譽爲「有明一代詞人之冠」，詩格亦高人一等。和前後七子表示反對的古文家，有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他們並稱爲「嘉靖三大家」，又和宋濂，方孝孺，王守仁稱「明代六大家」。三人的古文，都仿宋文，有光尤

爲有明一代古文的中堅人物，家貧，講學二十餘年，弟子自遠方來者常數十百人。又有茅坤，最心折唐順之，取唐選唐宋八大家文——韓，柳，歐，三蘇，王，曾——加以批評而刊行，傳至今日，仍爲一般「古文迷」者奉爲鴻寶。

永樂大典  
八股文

成祖既篡位，欲服一般人心，并恐士人之反對，故下詔令學者纂永樂大典，其用心正和清高宗之纂四庫全書相等。然於學術界頗有功績。此種大叢書之來源，當始自唐時，宋之太平御覽已屬大進步，至永樂大典而內容更豐富，凡二萬二千九百卷。全書今已不存（於拳禍時散失，或在各國圖書館，或在民間收藏家），然大都已爲後來四庫所採用。有許多文學著作，賴此以傳今者尤不少。

八股文始於王安石之經義，至明遂爲應制科之一種體式，又曰制義，又名時文。題材取於四子書而輔以五經。太祖的用意，本欲使一般士子鑽研於聖賢書中，則無暇再作反對政治的論調，彼乃可以橫行無忌。後來士人果然入其彀中而不覺。滿清因之，至清未始廢止。亦可見其歷史之長久了。明代如以唐順之，歸有光之古文家，亦專長爲此。

對於明代文學的影響尤巨。或謂明代因之無文學可言，雖然他們此言因不以傳奇小說爲文學而發，然亦可見八股文之風靡一代。把因襲以爲文學正宗的古文也打倒了。

詞家  
與  
散曲家

明初大臣，如劉基，宋濂，偶亦作詞，頗多麗語。詩人高啓有扣舷集，

楊基有眉菴集，張綆有南湖集。楊慎，王世貞，瞿宗吉，聶大年，夏公謹，

周白川，唐子畏，徐文長（渭），俞仲矛，卓發，沈天羽……諸人，亦好作詞。明末，

陳子龍以詩人而兼詞家，清麗婉轉，始成一代大家。

明代散曲家很多，所作與元人散曲亦有南北之分。明初傳奇家徐岷（也可算元人，因所作爲南曲，故敍在這裏），著有巢松閣集。周憲王有燉亦好作散曲，有誠齋樂府。

稍后有康海，善搗彈琵琶，有汧東樂府。王九思善琵琶三弦，有碧山樂府。大著作家楊

慎和他的夫人黃氏都好作曲，今存有楊升菴夫婦散曲。崑腔的創造者梁辰魚，著有江東

白苧。陳鐸能詩工畫，有秋碧軒樂府。此外有散曲集可考者，尚有李禎，楊循吉，王

盤，李開先，馮惟敏，常倫，王驥德，俞琬綸，陳鳴野，沈仕，施紹莘，沈璟，馮夢

龍……等，不下二十人。吳中文人，如祝希哲，唐子畏，鄭若庸，亦有好作散曲的聲譽。

西遊記  
金瓶梅  
及封神

歷史演義。

明人通俗小說，大概可分爲三類：一爲神魔故事，二爲人情小說，三爲記述神魔故事，導源於六朝志怪書，唐人傳奇，宋人話本，而受佛教影響甚巨。此類作品，以吳承恩西遊記爲最著。西遊的故事，在唐代已盛傳，及宋人取經詩話，元人西遊記雜劇專取爲題材，而流傳更廣。在吳氏西遊記之前，有四遊記，爲四部合刻的神魔故事小說。四部爲：八仙出處東遊記，亦名上洞八仙傳，吳元泰著；南遊記，亦名五顯靈光大帝華光天王傳，余象斗編；北遊記，一名北方真武天上帝出身志傳，亦余象斗編，西遊記，楊志和編。這四部都取材於當時的傳說，西遊記的內容亦較前此西遊故事豐富，但只四十一回。後來吳承恩擴大爲百回，又摻用了南遊記中的故事，描寫的技術亦遠勝於楊氏。此書亦有續書二種，爲續西遊記與後西遊記。至明人董說的西遊

補，則爲隱罵滿清而作。其他神魔故事，尚有掃魅敦倫東遊記，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皆大歡喜……等，東遊國內已失傳，西洋則素與西遊共稱，其名貴可想。

人情小說爲專描世態人情的作品，和所謂才子佳人小說等共爲一流，所以取材很寬汎。金瓶梅爲此中傑出的一部，全書共百回，寫家庭瑣事，婦女性格，莫不入木三分。

但全書處處可遇見猥褻的描寫，係明人一時風氣使然，因此被列爲禁書。此書作者相傳爲王世貞，因其父被一權貴所害，權貴喜閱淫書，且知其翻書頁必以指沾涎爲之，因不

惜汗濁筆墨，著成此書，於紙角染以砒毒，進之權貴。權貴一夜閱畢，舌卽麻木，毒發而死。此權貴或謂乃嚴世蕃，或謂唐順之，故清初張竹坡評刻此書，乃有苦孝說列於卷

首，實則都爲無稽之談。相傳作者又作續書，名玉嬌李，今不傳。今所傳有丁耀亢的續金瓶梅，文筆不下於原書，但亦以文字猥褻至今被禁。金瓶梅的結局爲悲劇，而其他人

情小說莫不以團圓作結。比較著名的，有好逑傳，一名俠義風月傳；玉嬌梨，一名雙美奇緣；平山冷燕；兩交婚；吳江雪；玉支磯小傳；賽紅絲；幻中真……等，約數十種。

封神傳是神魔故事，同時亦是歷史小說，他的前身當爲元人刊本武王伐紂書。此書相傳爲明末一士人作。士人嫁其長女，奩妝甚富，次女怨之，他因授以此書。次女嫁後，將此書授其夫刻板行世，遂大獲利。書中設想很新奇，如土行孫之土中行走，雷震子之空中飛行……等，吾們試於未讀此書前瞑目思之，能造此種奇想否？純粹的歷史小說，有西周志，叙自武王伐紂起，至秦政統一天下止。又有開闢演義，東周列國志，前後七國志，後列國志……等。至如英烈傳，精忠傳，海公清烈傳……等，都爲叙一人或一家史事的小說。

西周生著惡姻緣，又名醒世姻緣，凡一百回，在闡明一椿報應的故事，所以體裁很特別，而異於其他各派小說。此書或以爲清人蒲松齡作。

誠齋樂府  
與四聲猿

明人所作雜劇，已不如元人之守格律；不獨多用南音，而且不專限於四折，有一折爲一種，也有五折，七折爲一種的。明初作者，有王子一……等十一家。周憲王所作，多至二十七種，今存二十五種，總名亦稱誠齋樂府。在憲王後五

六十年，作者又大興，「才子」「大家」中，如康海，王九思輩都有創作，至明末爲止，作品至少總在百種以上。其中最著者要推徐渭的四聲猿。

徐渭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奇怪的人物之一，他的言動流傳於民間，成了許多很有趣的智慧故事。曾以殺妻下獄，赦出后，以巨錐自刺二耳，深入寸許，仍不死。他的詩文很奇詭，總名四聲猿的四個雜劇，爲他生平最著之作。四劇爲：漁陽弄，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每劇只一折。後人仿此體而作者甚多，最著者爲清桂馥的後四聲猿。

安邦定  
國志與  
鳳凰山

彈詞的來源，自然是宋人的淘真。彈詞的名稱，却仿自金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而落去了一個「搗」字。但西廂搗彈詞是北曲之一種，和後來所謂彈

詞不同。彈詞的名實相副者，常始自元楊維禎的四遊記——仙遊，夢遊，俠遊，冥遊。

清初陶貞懷在她所作天雨花的卷末有「彈詞萬本將充棟」之說，可見明人之作彈詞，其數量實過於所作戲曲和小說。可是現在有作者姓名可考的，只有楊慎的二十一史彈詞，而且還有人以爲是偽托。被稱爲最長的連續三部曲——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



——合得六百七十四回，字數至少有二百萬，描寫亦細膩深切，不弱於金瓶梅，紅樓夢；一流偉大作品；可是不但不知作者姓氏，連創作在明代這一個假定也不會找到證據。此外如玉蟾蜍，一名節義緣；珍珠塔，一名九松亭，亦有爲明人所作之說。

彈詞亦有南北之分。北詞大約與「鼓兒詞」相近。南詞則以七字爲一句，有襯字，約可分爲三種：一，有唱，無表，無白；二，有唱，無表，有白；三，有唱，有表，有白。今所見的作品，二十一史彈詞爲北詞，其餘大都爲南詞。

臨川

四夢

明代是南曲——傳奇——的黃金時代，荆，劉，拜，殺與琵琶記其實儘可亦列爲明人作品。然一代大家，當推湯顯祖，他的臨川四夢——尤其是牡丹亭——可爲有明一代南曲的代表作。

牡丹亭在傳奇中的地位也和西廂記在雜劇中一樣，至今同爲一般少男少女所愛讀。當牠初出世時，不知驚動了多少有情人的心懷。相傳婁江女子俞二娘爲了歡喜牠的詞句，以至斷腸而死，此外尚有種種傳說。於此可見這本傳奇的動人了。

湯顯祖字義仍，臨川人，官至禮部主事。有人勸他講學，他笑答道：「諸公所講的是性，我是只會說情的。」老年家境貧困，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賓朋滿坐，雞埘豕圈雜跡庭中。他仍蕭閒自得。所作傳奇凡五種，爲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紫釵記及紫簫記。牡丹亭一名還魂記，與南柯，邯鄲，紫釵合稱「四夢」。紫簫爲紫釵的初稿，大約因作者不自珍惜，故知者較少。牡丹亭叙柳夢梅與杜麗娘結合的故事；其他三種，則都取材於唐人傳奇。

此外較著名的傳奇，有王世貞的鳴鳳記，梁辰魚的浣紗記，鄭若庸的玉玦記，薛近哀的繡襦記，張鳳翼的紅拂記，屠隆的彩毫記，陸采的明珠記，梅鼎祚的玉合記，徐復祚的紅梨記……等。又有東郭記，相傳亦爲復祚作；叙孟子中齊人一妻一妾的故事，大都爲罵世之語，很風行一時。又李日華改北西廂爲南西廂，陸采嫌其翻改紕繆，又重作一遍。然至今但知有李日華改南西廂，而陸氏再改作，可少人知道了。

明末，阮大鍼人格雖卑微，所作曲均佳，如燕子箋，十認錯（又名春鐙謎）……等

如以文辭論，實超過臨川而上之。他又自己能自己粉墨登場，故曲辭無不協律，無不便扮演之處；情節亦較他種新奇可喜。

通俗短  
篇五  
大寶庫

到了明末，編刻通俗短篇小說之風大盛，大約是受了編刻唐宋人傳奇雜俎叢集的影響。唐宋人小說到明初已十九亡失，太平廣記又絕少流傳，明人偶一得見，仿之爲文，便爲人驚賞。其時有瞿佑著剪鐙新話，好叙閨情諧事，仿之者紛起。嘉靖間，唐宋小說復出現，編成叢集的很多。當時一般古文家，也喜爲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蟻作傳，編于個人集中。在此風盛行之時，在通俗小說方面當然要受到影響。他們一方面也搜集前人作品，一方面自己創作，都彙刻發行。最著者爲三言兩拍，我們尊之爲「通俗短篇五大寶庫」。

三言爲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恆言。原本每書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今本已不全。材料都取之舊籍，如今存京本通俗小說八種都被採在內。編刻者爲馮夢龍，他是當時一位最賞識通俗文學的作家，嘗刪訂明人傳奇十四種，名爲墨憨齋定本傳奇；又編

有智囊補，譚概……等書；又增補平妖傳；又著有海烈婦百煉真傳，編古今列女傳演義……等書；又曾勸沈德符以金瓶梅付書坊刊行，卒未如願。

兩拍爲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原本亦各四十篇，今亦不全。全書都爲涉濛初創作。凌氏生平著作甚多，除兩拍外，尚有燕筑謳，南音三籟，感溺供……等十八種，或傳或不傳，今已難考；亦喜作曲。凌氏編刻兩拍的動機，因見三言文辭俚近，有益世道；但舊作已被搜盡，故自己創作。

「五大寶庫」出世后十餘年，有抱甕老人嫌其冗繁不便普通觀覽，乃選刻四十種，名爲今古奇觀。同時，有天然癡叟作石點頭十四篇，漁隱主人編歡喜冤家二十四篇，古狂生編醉醒石十五篇，墨浪子編西湖佳話十六篇，周清原纂西湖二集三十四篇，夢覺道人輯幻影（亦名拍案驚奇）四十篇，無名氏編照世盃四篇……以上各書，現代都有傳本，其佚失而不知名字者當不知凡幾。最近在日本發現一書，不知其名，因每頁刻有「清平山堂」字樣，暫假定爲清平山堂，存十五篇，原書不知究有若干篇數。

清李漁著十二樓，爲短篇十二種。清末，東壁山房刊今古奇聞二十二篇，多採明人所刻，云原本來自日本。

## 二 清代

桐城派與  
陽湖派  
及其前後

清初散文家，侯朝宗，魏禧，汪琬爲最著。遺民中如顧炎武，黃宗羲，陳宏緒……等雖亦有文名，但他們都是一代經術大師，不屑爭文家之席，所以我們也不詳述了。明臣仕清的，如錢牧齋，龔鼎孳……等，大都以詩人而兼散文家，聲名尤藉甚。

侯朝宗名方域，與方密之，冒辟疆，陳定生號稱「四公子」，在南都專持清議，力排魏黨。他的詩古文都似他爲人，才氣奔放，超軼雄悍。魏禧字冰叔，弟兄三人皆善文，號「甯都三魏」。曾謀舉義兵抗清，不果，後遂肆力古文辭，汎交天下奇士，不幸短命而死，志終未酬！汪琬號堯峯，爲人卞急，好摘人瑕，他論文章以爲學古文非學其辭，

乃學其方法，可破一切古文家的謬見。他與姜宸英並稱「汪，姜」。宸英字西溟，少時以詩古文名聞九重，聖祖拔賞再三，位很高顯，然卒以非罪死於獄。與「汪，姜」相角者，有葉燮，嚴虞惇，計東，潘耒，邵長蘅……等。邵長蘅爲文長於敘事，簡潔而雄深，爲布衣中之豪傑。

所謂「桐城派」者，實可代表清代一代散文風氣。此派源於歸震川，振於方苞，劉大魁；及劉之弟子姚鼐出而「桐城派」乃成立。當乾隆時，漢學戰勝宋學，而姚鼐仍宗宋儒。他以為義理，攷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據其意，則所謂辭章，乃文章而非文學。自後桐城高足弟子管異之，梅伯言，方東樹，姚碩甫……等各以所得授徒友，綿延全國。同時非弟子而服膺桐城的，有魯絜非，吳仲倫……等。他們創派別體，很不大雅，不過所謂「桐城派」古文的方式和禁忌，於當時文體，實痛下針砭，而得文章之正。其後又支出爲江西，廣西，湖南三大派，而其代表人物，又爲一時很有聲位之人物，其中尤以曾文正公（國藩）爲最。

桐城派未興之先，海峯（即劉大櫟）之其他門徒錢伯坰，魯思，時時誦其師說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他們二人遂盡棄考據駢儷之業而專力爲古文辭。自後陽湖古文學大盛，世目爲「陽湖派」。後起者有秦小峴，陸繼輅，董士錫，李兆洛……諸人。二派實無所分別，因一時並起，放各以發源地稱之。「桐城派」之名較長久者，大概因劉海峯爲桐城人的緣故。皋文治經很深，子居精百家之言，都爲一代大學問家。此派之文，和桐城派一般以清激而有秩序作則。另有龔定盦（自珍）一派之怪僻文章，讀者難分句讀，雖風行於同治，光緒間，然不久即泯。

及曾國藩出，而桐城派文又高出一時。那時漢宋學俱衰，又值洪楊之亂，文人疲於奔波，有誰有暇再作瑣屑的攷據，再談空虛的義理；雕琢的駢文，尤其沒有人做了。「桐城派」文很切於實用，而又便於戎馬倥傯之際，一經曾公贊美，便又風靡全國。曾公於學術剷除漢，宋之爭，於文學調劑桐城，陽湖之別，又以儒生兼名將，爲前清中葉之砥柱，可算難得的人傑了。他的幕下，有李元度，薛福成，吳敏樹，黎庶昌，張濂

卿，吳汝綸，俱爲當時著名文家。吳汝綸嘗爲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文名尤盛，他又是桐城人，更爲當世所推崇。

清末，章太炎善作周，秦文章，令人聳牙不能卒讀，雖古雅而非平人所能學，於文學史上殊無足稱述。林紓雖自居桐城派，文乃不類，惟較之太炎，似高勝一籌。他對於介紹外國文學之功，却偉大無儔。其餘文家，如樊樊山，易實甫……等，更不足道。其時，梁啓超好以淺近文言作文，開白話文之先，學之者很多。梁氏又著作等身，一時文學界學術界都大蒙其影響。

女作家  
之努力  
於彈詞

明，清二代的女詞人，女詩人，簡且可以車載斗量；然而她們對於文學的貢獻，却不及幾位女彈詞家的偉大。況且詞人和詩人多數是生活安裕的貴族，而彈詞家個個都是貧困或不幸的女性，所以她們的作品純爲一般着想，而努力於通俗文學的創作。

天雨花是明初梁溪女子陶貞懷所作。全書凡三十回，約有一百餘萬字，一韻到底。



作者身親滄桑之變，故書中多離亂喪亡之音。再生緣爲泉唐陳端生原作。全書八十回，字數與天雨花相等。端生之夫因罪謫戍，她乃著此書以寄思，托名于元代女子孟麗君，男裝爲丞相，與夫同朝而不合拚，且立誓「夫不歸，此書無完日」。後夫遇赦歸，未至家而女卒。許周生，梁德繩夫婦爲之續成。道光時，香葉閣主人侯芝專改彈詞，她所改有玉劍緣，此書爲明末不知姓名的母女二人作，凡二百三十四回，分三十二卷，每卷長短當其他之一回，全書亦約有一百餘萬字。餘爲再生緣及錦上花。再造天是她續再生緣而作，共十六回，篇幅很短，文辭遠不及天雨花……各書。

筆生花凡三十二回，每回四日，長一百數十萬字，篇幅與紅樓夢相彷彿。作者爲淮陰邱心如，嫁張姓，家中多猜忌，故分居於外，丈夫求名求利都失敗，有妹早寡，依老母而居。她在這樣不幸的環境中作此書，故時作時輟，歷三十年始告成。內容與再生緣相似，在寫繁華富貴的極致，以反映她們貧困失意中的孤獨。又有鳳雙飛五十二回，篇幅長短同筆生花。作者程蕙英，陽湖人，家貧爲女塾師，書亦寫於困頓無聊之中。書中

情節頗複雜，而多猥褻的描寫。又有夢影緣，凡四十八回，作者爲鄭澹若夫人，身世不詳。全書辭意淒苦，辛冷異常，頗屬別致。最后有映清女士的玉鏡台，則篇幅簡短，遠不如前人了。

北方的鼓兒詞，在清代作者頗多，而且都爲大部。不過作者都爲無識的書賈或不通的文人，所以不但少創作而多取材於通俗小說，即文辭亦粗疎陋率。通俗小說中的名著，如西遊記，三國志……等，他們都編有鼓詞。創作的如大八義，小八義，三省莊……等，則專叙武俠故事，純屬北人的作風。鼓詞又名「大鼓」，不講押韻，用句自由，以此很合北人脾胃。大鼓又有京津魯之分，以方言而不同。又有「影詞」，與鼓詞差不多，惟唱句長短自由，說白之前，有出，上，下字樣，大概可以搬演的。

詩壇

烏職

清初詩人，當推吳偉業與錢謙益；吳詩多感慨淒涼，錢詩多沈鬱藻麗。

偉業字梅村，爲清廷強迫出仕，非其本意，故臨死自題墓碑云：「詩人吳梅村之墓」。他少年時的作品才華艷發，與明亡后所作幾若出於二人，於此可見他情意的

酸苦了。他們和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家」。其後有施閏章和宋琬，號稱「南施北宋」，一婉麗而一豪直，可以代表南北二派。再後有王士禛倡神韻之說，與兄士祿，士祐，號稱「三王」。與王齊名的有朱彝尊，二人中王富於才，朱博於學，故王詩實美於朱，當時且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王門下如梅庚，洪昇，吳雯，史申義……等皆一代詩人；又有宋犖，彭孫通，查慎行，田雯……等，均和王馳逐於當世詩壇。查詩又以近於白話著。

和王神韻說示反對者，有袁枚的性靈說，沈德潛的格律說，翁方綱的肌理說。此三派，翁宗江西派，沈德潛主學古，均非詩家上乘；惟袁枚一派，主張詩是詩人性情的表現，含性情外無詩，頗為一時宗尚。袁枚字子才，爲人放誕風流，好收女弟子，與蔣士銓，趙翼亦稱「江左三大家」。同時詩人，在四川有彭端淑，張問陶；在江蘇有洪亮吉，楊芳燦；於浙江有金農，杭世駿，厲鶚，吳錫麒，郭麐；在江西有曾燠，吳嵩梁；於湖南有鄧顯鶴，歐陽輅；在安徽有趙青黎，吳鼎……等。又有舒位，王曇，孫源湘，

號稱「三君」；黎簡，張錦芬，黃丹書，呂堅稱「嶺南四家」；張錦芬又與胡亦常，馮敏昌稱「嶺南三子」。龔自珍，曾國藩，吳敏樹，均以古文家而好詩。

貴州詩人鄭珍，上元詩人金和，都親歷洪楊之亂，所作多非戰思想。同，光時，范當世，陳三立……等競學宋詩，號「同，光派」。戊戌變政時，詩人黃遵憲的詩，與梁啟超的散文占並等地位。他對於文學，有很新奇的見解，他在雜感中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所以詩歌革命，不待胡適，黃公已啓其端。他於民間文學特有興趣，集中所採特多。又善運用新思想新材料入詩，而又條理分明，敘述清楚。他做過三十年外交官，到過日英美……等國，著有日本國志……等書。清季詩人，尚有王闓運，樊增祥，易實甫……輩，一味仿古，更無足稱。等到胡適提倡白話詩，又受到譯外國詩的影響，中國詩歌就另外闢成一個世界。

四庫全

清康熙隆乾二朝，編纂巨部書很多，然未有如四庫全書之爲古今未有之

書與  
金聖歎

大總集。是書將古今所有書籍，搜羅殆盡，全書計三萬六千二百七十五冊，寫成共七部。編輯總監爲紀昀，抄寫員共用一千五百人；成書至十三年之久。今此書惟存二部半（一部不全）。當時雖分藏各地，然大都因兵亂散失。胡懷琛有四庫全書之歷史一篇，記叙頗詳。上海商務印書館曾擬重印，一度爲內務部阻止將向清宮商借之一部運出北京，後來經人疏通，已裝箱擬運，忽奉直戰爭開始，乃延擱至今，實爲學術界至不幸之事。惟此書之輯，一方面孤本隱本賴以保存，一方面稍涉疑忌之書却盡遭毀滅的厄運。今幸有銷毀抽毀目錄，禁書總目，遠礙書目傳世，使我們還得以窺見其書名。

金聖歎的功績比四庫全書的功績更大，因爲他眼光特別，很能賞鑑真的文學。他把西廂，水滸與杜詩，史記，離騷，莊子並列，而此六書俱足爲各時代文學作品之代表。他又一一加以新的批評而重新估定其價值。水滸，西廂得盛行至今，彼亦與有其功。惟他硬將七十回後之水滸刪去，不免太無歷史常識，而其痛疾宋江尤爲無見。他本姓張名

采，以抗稅哭廟被誅，竟使其所評杜詩未卒業，很爲可惜。他死後，妻子戍邊，一家流離星散；專制之威；一至於此，令人髮指。現時三國志演義之聖歎外書，則爲他人假托；其他如二才子（風月傳），三才子（玉嬌梨），四才子（平山冷燕），俱以書中人數稱數目，與五才子，六才子不類（水滸稱五才子，西廂稱六才子）。七才子（琵琶記，八才子（白圭志），九才子（捉鬼傳），十才子（一笑緣）則模仿聖歎而稱。但聖歎於子取莊子，於賦取離騷，於史取史記，於詩取杜詩，於小說取水滸，於曲取西廂，並無一類重複。後人不明其意，便多重複了。

長生殿和  
桃花扇和  
九種曲和  
十種曲和

明末，歸玄恭作萬古愁曲，歷詆古之聖君賢相，而痛哭於滄桑變易之際，寓憤實深。他的體裁，爲彈詞之開篇，和小曲一流。李笠翁與歸氏同爲

遺民，所著十種曲——風箏誤，盤中樓，鳳求凰，意中緣，比目魚，玉搔頭，慎鸞交，巧團圓，奈何天，憐香伴——情文具妙，不襲窠臼，不拾唾餘，詞彩平易，老嫗能解，且概爲喜劇，尤推佳作。他又有十二樓一書，在短篇小說中，亦推上乘。並時作家，均

有吳偉業，尤侗，毛大可，吳石渠，然非專長。清代最著之傳奇，爲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長生殿。桃花扇演侯朝宗，李香君的情事，而串以史實，深寓亡國隱痛。敘事哀艷，結局不落前人團圓之窠巢。後顧天石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團圓，成爲蛇足。桃花扇成時，京師王公大臣傳抄追遍，優伶扮演無虛日，又曾排演於宮中。長生殿取材於白居易的長恨歌，此曲成而明代諸言情之作，盡爲之減色。孔尚任另有小忽雷，洪昇另有天涯淚，四嬋娟諸劇，然爲以上二曲之名所掩，不爲人注意。萬友紅精於音律，著詞律一書，爲千古不磨之傑作，而又長於著曲。稍後，乾隆時蔣士銓以一代詩家而著紅雪樓九種曲；諸劇大抵取材於史實，以典麗婉雅勝。九種曲爲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其他如黃韻珊之倚晴樓七種曲，金冬心自度曲，陳娘的玉獅堂傳奇，董恆巖的芝齋記傳奇，桂未谷的後四聲猿……等，亦爲一時佳製。

清末有麻瘋女，女才子，砭真記……諸作；林紓亦曾作曲三種——蜀鵲啼，合浦

珠，天妃廟。梁任公（啓超）亦好爲此，惟大都未曾完稿。最近，北京大學教授吳梅精於此道，所作散曲，與元人所作幾不能分別。詞餘講義一書，尤爲研究作曲者所視爲拱璧。攷古家王國維著曲錄，宋元戲曲史……等書，於劇曲的供獻尤不少。

通俗小說  
四大派

明代通俗小說的作者大都爲無名作家，清代又移入於文人之手。清人作品，不出四類：一，諷刺小說；二，人情小說；三，博學之作；四，俠義小說及公案。其他如講史，神怪……一流，作者偶亦有之，但大都不很著名，且亦無人注意了。

諷刺小說實起原於戲曲的打諢，明人的西遊補及捉鬼傳已富含諷刺性質，但都不及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婉而多諷，令讀者憤笑不得！牠本是部反抗科舉的小說，其中雖有關於婚姻問題等等思想，然係作者偶然寫及，而大旨不在此。他寫科舉時代的所謂文人，極生動奕活之妙，談諧而嘲諷，不明寫而令人自然破顏。牠的體裁爲短篇小說的連續體，原本五十五回，今本爲他人增入四回。書中人物，大抵爲實有的，都是作者同時



人。仿這種體裁而作的小說，至清末很盛行。最著者有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樸的孽海花……等。

此時期的人情小說，當推紅樓夢。牠與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並稱爲中國小說中的四大傑作。全書凡一百二十回，作者曹雪芹，於繁華彫落之際，將其平生親見親歷之事，寫爲豔濃香麗之詞，故擅長寫生，富於抒情。惜作者至八十回即停筆；續之者俱不能得其旨，然大概不蹈團圓窠臼，尙爲難得。續書今存二種：一爲高鶚所續，凡四十回，與原本合刻流行；一爲歸鋤子紅樓夢補，凡四十八回，有單行本。其后續高鶚續書而作者，不下數十種，惟思想卑下，大都無足稱述。此外，如陳曉山的雪月梅，不知姓名所作的林蘭香，嗤嗤道人的五鳳吟……一流，則都爲專寫才子佳人的小說。清人又有許多寫妓女優人故事的作品；如陳森的品花寶鑑的寫優伶，魏子安的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緣）及俞達的青樓夢的寫妓女，都爲一時佳作。至如韓子雲的海上花列傳及九尾龜，海上繁華夢……等，則專寫上海花叢的花絮，而體裁都仿儒林外史。

借小說來發抒學問，始於夏敬渠的野叟曝言。作者英敏積學，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無不淹貫。生平足跡，幾遍全國。但老於諸生，生平學問，鬱鬱不得一試，乃盡出所蓄，著爲此書，所以成了一部國學的大寶藏。全書凡一百五十四回。凡古今來之忠孝才學，富貴榮華，都萃於主人翁白之一身；所以這部小說，做了抒寫作者才情，寄托作者夢想的工具。鏡花緣以描寫女子爲中心，但亦在發抒作者平生所得的學問。作者李汝珍，他對於音韻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以至書法，奕道，都很有研究。生平亦不得志，老於諸生。此書共一百回，時代背景爲唐武則天時。敘寫很不壞，有很深刻的諷刺，很大膽的創見，而是一部空前的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至今爲文人推崇。又有以才藻見稱的文言的傳奇，若屠紳的蟬史，陳燕的燕山外史，內容也不脫才子佳人小說常套。至吳稚暉著上下古今談以演科學原理，只能算爲通俗科學書而不足稱文學。

兒女英雄傳評話爲北方的平民文學。全書計五十三回，今只存四十回，敘俠女何玉

鳳的故事。著者文康，和紅樓夢的著者同爲八旗子弟，一長言情，一長述武，可稱雙璧。書中思想，以迂闊見識，然而善於談諧，好作雋話，亦爲一長。後起者如三俠五義爲石玉崑作，經俞樾的修改，藝術就遠勝於未改的同作者所作的小五義，續小五義了。其他如七劍十三俠，七劍八俠十六義，施公案，彭公案，永慶昇平，乾隆巡幸江南記，都是北方人的作品，而半出於平話家之手。

講述歷史的小說，有說唐全傳，南北史演義……等；神魔的故事，有綠野仙踪，昇仙傳……等，在社會上都很有流傳。

崑腔

與

京劇

龍（辰魚）爲崑山人，其時有同邑人魏良輔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腔，伯龍

乃作浣紗記付之，是爲崑曲之始。清人選納書檀曲譜……等書，專爲唱崑腔者而設。崑

腔辭調平婉，有幽靜清雅之妙。清代士大夫都有擅長此者；當酒綠燈紅之際，高朋滿座，謳此爲樂，不以爲異。其後崑曲衰，弋陽調（俗稱揚州榔子調）乃大盛。

所謂京劇者，大抵擅長徽調，以盛行北京，故名。徽調又名皮黃——皮爲黃陂，黃爲黃岡，爲此調之創始地——亦稱漢調，亦稱二黃（今作二簧，誤）。此調先盛行於鄂皖，皖人取以變通而仿爲之，謂之徽調。後乃盛行於京師。此等劇本，雖有成書，然無作者姓名，而且有同名異實的。大抵取材於雜劇傳奇，而變其調白，創作者實少，故其文學價值，殊未易言。今有戲攷一書，已出三十餘冊，可資研究此道者參攷。稍后，秦腔繼興，有代漢腔之勢。然而格律卑下，爲文人所詬病，至目爲亡國之音。

在最近，崑曲又有復興之勢。然受新文學之影響，附和者寡；又無創作，而專以學唱爲事。故在文壇上不足視爲輕重。

所謂  
復興學

清代有「詞學復興時代」之稱，詞家輩出。吳偉業以詩人曲家而善作詞，溫柔婉轉，一如其詩。錢謙益，龔鼎孳亦偶作詞。他如曹秋岳，毛西河，嚴

繩孫，宋琬，李雯，宋徵輿，孫枝蔚，亦詞人中較著者。顧貞觀有彈指詞，彭羨門有延露詞，徐軌有菊莊詞，納蘭容若有飲水詞，側帽詞，曹貞吉有珂雪詞，尤侗有樂府雜

俎，王士禛有衍波詞，吳藻有花簾詞，香南雪北詞；或長於剛勁，或以悽惋勝，都是詞家能手。

清代最著名的詞人，當推朱陳村詞的作者。朱彝尊曾編詞綜，著有曝書亭詞。陳其年長於駢文，著有烏絲詞。二人素友好，合刻所作，名曰朱陳村詞。同時有鄭燮，號板橋，工書畫而善詩，有「鄭燮三絕」之目。他的道情詞十首，弔古摠悲，激昂慷慨，爲近代難得之真情文字。

朱陳村詞工於纖巧，善用古典，流傳至乾、嘉時，卽起反動。陽湖張皋文，宛隣兄弟二人，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爲詞選一書，暢言詞律。二人所作詞大都沈鬱疏快，悱惻纏綿，一反朱，陳之雕琢。他們的友人惲敬有兼塘詞，左輔有念宛齋詞，陸繼輅有清鄰詞，黃景仁有竹眠詞，李兆洛有蝸翼詞……，亦爲一時有名作品。

其他如：厲鶚有樊榭山房詞，郭麐有蘅夢樓詞，姚燮有疏影樓詞，周之琦有金梁夢月詞，承齡有冰蠶詞，邊浴禮有空青詞，宋浣花有浣花詞，張嘯山有翦錦詞，項蓮生有

憶雲詞，趙秋齡有香消酒醒詞，王鵬運有半塘詞，龔自珍有定盦詞。此外，尚有王錫振，王時翔，王漢舒，過葆中，史位存，趙璞涵，吳穀人……等，亦有名於時。

聊齋志異  
子不語與  
閻微草堂

清代傳奇專集最有名的，要首推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字留仙，終身不達，授徒於家，至康熙時始成歲貢生。聊齋志異凡八卷，或析為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作者年五十時始寫定。初惟有傳鈔本，漁洋山人曾激賞之，聲名益振。所記雖亦為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都和易可親，使讀者忘其為異類；是合志怪書傳奇於一爐，而別開生面的。又有拾遺一卷，其中殊無佳構，疑為作者所刪棄，或是他人的擬作。稍後，大詩人袁枚撰新齊諧二十四卷，續十卷，初名子不語。其文不尚雕飾，又大抵為片段之作，和聊齋志異的作風全然相反。

和聊齋志異明樹異幟的，為紀昀的閻微草堂筆記五種。他是主張排除唐代傳奇浮艷的作風，而追仿六朝志怪書的質直的；但過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紀昀字曉嵐，官至侍讀學士，因事被謫戍烏魯木齊。後召還，為四庫全

書館之總纂官，他的畢生精力，都用在多至二百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後又累遷大官。筆記五種爲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妄聽之及灤陽續錄；每種一脫稿卽爲書肆刊行，故當時五種都單行。

和聊齋同派的作品，有：沈起鳳的諧鐸，和邦額的夜譚隨錄，浩歌子的螢窗異草，管世灝的影談，馮起鳳的昔柳摭談，屠紳的六合內外瑣言，一名理語雜記……。近至鄒弢的澆愁集，王韜的遯窟譚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宣鼎的夜雨秋燈錄，亦筆致純傲聊齋。然漸由寫狐鬼而叙烟花粉黛，雖傳佈頗廣遠，不足稱爲佳作。

擬仿紀氏的作品，有：耳食錄，聞見異辭，翼駟稗編，三異筆談，印雪軒隨筆……此外如俞樾所作右台仙館筆記及耳郵，頗似做法新齊諧，而紀叙簡雅，不涉因果，和袁作又不同。至如金捧闔的客窗偶筆，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筆記，許奉恩的里乘，亦爲志怪書，惟旨在懲勸，不能名爲小說。

至清末，傳奇派的小說仍風行，而又參以北方英雄文學的思想。再後，又起了黑幕

小說的風尚，作風愈趨卑下。到現在，此派作品已不爲一般文學家所注意，而無形消沉了。

章實齋的  
文學史  
與文學史  
之創作

章學誠（實齋）的文史通義，爲論史的史通，論文文的文心雕龍以後第一傑作。他的文學見解很穎異，胡適的文學革命全受他的暗示。胡氏文學革命

的八條旗幟，大概都從章氏書中得來。於此可見他在近代文學史上地位的重要了。清末，吳曾祺著涵芬樓文談，暢論作文方法，但不脫桐城派的主見。

中國文學史的出現，以林傳甲的京師大學堂的講義——即名中國文學史——爲最早。然全採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包羅萬象，只能算作學術史而不能稱文學史。純正的中國文學史的編作，乃是最近才有的事。

姚鼐的古文辭類彙，爲代表「桐城派」文學觀的古文選本。王先謙又選清人的作品爲續編。黎庶昌也有續編，却選入了經史文字，係受了曾國藩的影響。曾氏的經史百家雜鈔及經史百家簡編，等經史於百家，被稱爲一時大膽無二的選集，因爲自來文選家從



未敢將經文與古文並列。吳曾祺編涵芬樓古今文鈔及簡編，係將姚氏分類法加以擴大，所選尤爲豐富。又有張潮選虞初新志，係將各家文集中的傳奇小說輯出爲一書，頗屬別致。自后續選者亦多，有虞初續志，虞初近志，虞初支志……等。



## 第十一章 現代文學與將來的趨勢

### 一 現代

辛亥  
革命  
的  
前  
後

辛亥革命，爲中國史上最重要的一樁事情；和此後的國運與種族生存，有極密切的關係。當時不獨一切學術，大受影響；即文學方面，亦和從前的特闢一蹊徑，而有和世界文學接合之勢。中國文學，在唐宋時曾一度與印度繙譯文學發生混合；至清末又和日本文學結永久之緣。當時的「維新運動」，就是模仿日本的極端表現，中間最努力的分子而又專力於文學的，要算梁啓超。撇開政治不說，在辛亥革命之前；梁氏在文學上的成績值得我們替他作專門的敘述。

梁氏的政治論文，素以「筆鋒常帶情感」著稱，在清末初廢八股文的時代，爲一般士子奉爲文體正宗。他的初期文字都刊於清議報與新民叢報，專介紹西洋新思想，而好用日本名詞或日本所譯的西洋名詞。他又認定欲新思想，必自新小說始，故又創刊新小說雜誌於橫濱。這個風氣一開，中國的小說雜誌便陸續的產生，如李伯元主編的繡像小說，吳趼人總撰的月月小說，以及新新小說，小說七日報，小說旬報……等，達十餘種之多。後來徐念慈創小說林，商務印書館刊小說月報，多載翻譯作品。自後翻譯小說乃大盛行，林紆卽是此時最努力的一人。這個現象的造成，當然梁氏可居其功。梁氏自己也創作小說，兼作傳奇，多採西洋史實爲材料，亦好撻用新名詞，一如他的散文。

在這個時期的翻譯小說，大都爲西洋第二流以下作品，所以最爲國人所歡迎的，倒是福爾摩斯偵探案，聶卡脫偵探案一流的偵探小說。此外影響於國民思想很大的，要算敘載俄國虛無黨故事的小說，革命先烈吳樾卽受到這種影響而奮起的一人。但在文學方面，除了林紆以古文譯名家作品外，如伍光建的譯大仲馬的俠隱記及法宮秘史，全用他

獨創的白話，很能傳達原文精神，可是影響很少，而沒有人爲之注意。

維新時代的創作小說，如文明小史，市聲，學究新談一流作品，很可反映當時的時代背景。至于以辛亥革命爲背景的偉大作物，當首推李涵秋的廣陵潮。李氏專作新小說，生平所作，不下數十種，但只有廣陵潮有傳之久遠的價值。其他如湘影以白話文所作的歸夢，何詠以古文所作的碎琴樓，都爲獨闢蹊徑，不剿窠臼的創作。

新戲劇的譯作也在同時發軔。小仲馬的茶花女，曾在上海新舞台——牠是一所最早的革命劇場——搏得千萬觀衆的眼淚。這恐怕要算西洋名劇在中國舞台上表演的第一次了。

在「五四運動」以後，梁氏忽一變他政論家，文學家的態度而專力於學術的研究。他雖然間或發表幾篇關於文學的文字，可是總不像以前的努力了。

譯林  
之王界

如以中國文學論林紓，那麼林氏簡直不足道。桐城派的文家，在當時可以車載斗量，而他還趕不上。他的聲價，完全在他譯述小說。譯外國小說，

在清末曾風行一時，然而大都是無價值無名之作。林氏獨用其尊崇中國古文的眼光，移而選譯外國有名文人著述，成功却在他預料之外。

林氏著名的譯本，如茶花女遺事，戰血餘腥記，十字軍英雄記，撒克遜劫後英雄略，魯濱遜飄流記，拊掌錄，滑稽外史，賊史，孝女耐兒傳……等十數種，人多愛讀。截止他逝世的時候止，共有譯本一百五十六種。如他遲死數年，當可超出二百種以上；那麼我們尊之爲「譯界之王」，誰曰不副？他曾著筆記小說數種——如畏慮漫錄，技擊餘聞……等，文體一如其譯文；所著小說——如京華碧血錄，冤海靈光，劫外曇花……等，亦可一望而知爲出於他的手筆。他的閩中新樂府，在舊體詩中亦爲很有意義的創作。

林氏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最多的一人而且又是第一人。當時還有一位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哲學的第一人。他雖不是文學史上的人物，但他的翻譯主張——信，達，雅——却予當時及後來的翻譯界以不少的助力。和林氏同時，以古文譯文學書當然不只是

林氏，然除林氏外，所譯大都爲西洋低下等作品。卽有一二名作，如馬君武譯托爾斯泰的復活（改名心獄），不知誰氏所譯囂俄的活冤孽（改名戀海之惡波瀾），均刪改原文，撮取大意，實不足名之爲翻譯。

在同時，周作人也用古文譯小說，又特別注重在短篇小說。周氏直接了解西文，故所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明得多。他最初的計劃是要一冊二冊出下去的，可是出了二冊，十年之中，只銷去二十一冊。這一件故事，就使他覺悟到古文之不能行遠與普及，所以以後他就轉換方向，專從事于白話的翻譯。另外周瘦鵑編譯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文言白話兼用，而文言又只用極淺的近體文。此書出世，國人始知域外短篇小說之精義，和短篇小說在文學中的地位。銷路也比域外小說集好的多了。

文學革命的  
先鋒的

袁世凱稱帝時代，政治又異常黑暗，國內文壇，弄得烏烟瘴氣，思想也趨向復古。此時忽有許多覺悟的學者，出來作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的運動，後面跟着許多許多勇敢有希望的青年，做他們的後盾。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文學史上都

開了新紀元，造成了全國的新文化運動，覺醒了全國醉生夢死老少青年，引起了最近「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他們的言論機關是新青年雜誌，他們的代表人物可推陳獨秀與胡適。

陳獨秀以社會主義家而兼文學革命者，功不在胡適之下。新青年爲文學革命健將發表攻擊敵人文字的機關，全由他一手創始。他以爲東西思想決不能拚合，非捨彼，即捨此，決不可抱折中態度；他對於中國和外國文學的意見亦如此。現在文學作品多爲歐化語體，都用西洋名詞，都是受了他的暗示；他自己沒有文學作品，但他對於文學的論文，却在文學史上不可磨滅。可惜後來他爲了主義而拋棄文學，專事宣傳，新青年因此變爲宣傳社會主義（廣義的稱謂，實在他是共產主義者）的機關報，而且又停止了。

胡適是哲學家，漢學家，而爲文學革命之先鋒。白話文之成立，他的功勞居多；新詩的成立，也是他的功績。雖然他文學革命的旗幟上的規條，俱得之章實齋，然而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大胆和遠識。他對於文學改革的幾篇文章，有傳之永久的價值。他譯的



小說，不落歐化窠巢，更爲難得。不過他只有批評賞鑑文學的天才，他的創作都不很成功。他的嘗試集，對於詩的革命雖然成功了，然而他本身的文學的價值，一時頗難斷定。卽如小說一個問題和戲劇終身大事，都非十分成功的作品。

他對於中國已有的文學的功績亦很大。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等素不爲文人注意的文學作品，而且是好的文學作品，都是他一手從污泥中拔出來。最近，他又編成白話文學史上卷，又編詞選，大做其整理國故的工作。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

但是新文學所以有今天的成績，却不能不歸功二派人物，也可說是二個團體，一個是文學研究會，一個是創造社。只要顧名思義，就知道一個是偏重於文學的研究，而一個是偏重於文藝的創作的。後來的成績也恰如所期。

在介紹西洋文學一事上，文學研究會却居全國文壇的首功。會中主要分子，如魯迅，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趙景深……等，不但翻譯的工作值得人家嘆羨，就是他們在研究后貢獻我們的論文，在國內也無其他團體足與比擬。他們自然也有創作，但他

們對於中國文壇的影響和世界文壇的貢獻，我們如果站在時代的觀戰線上來下批判，那麼除了魯迅，他們比了創造社至少要落伍一些。創造社的重要人物，如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他們的創作品都有沸盪的熱情。因為作者身世的飄忽，對於世界都有深刻的認識，所以很能感動一般青春的男女。在這次革命中，多少勇敢的青年曾建樹下前此未有的功績，他們的熱血是誰鼓動的？他們的迷夢是誰喚醒的？我們把這二種功勞歸之於創造社，怕誰也不忍說句不對罷！但在最近，因為時代的變遷，這二個團體有漸趨一致的傾向。創造社的創造月刊，因提倡第四階級文藝，連出版部也被封了。

文學研究會所主持的小說月報，近來所載的創作大都也在表現這個不安定的時代的文學。

同時，其他文學團體尚很多，但他們的成績都很平凡。自稱為未來派文學的團體狂飆社，曾一度厲行他們的「狂飆運動」，但因引不起青年的同情而沉寂了。在最近，創造社已全體分化，造成了另外許多小組，他的本身可算已不復存在。文學研究會則還在繼

續努力介紹西洋文學，而藉以鞏固他們在過去文壇上的地位。

新詩  
的  
變遷

趙景深以爲最近的詩歌有五個變遷：最早的是未脫舊詩詞氣息的，所謂纏足婦人放大的脚。開始作此者是胡適的嘗試集，繼起的是劉大白的舊夢，

劉復的揚鞭集。許地山，王怡庵作詩也多受影響。

此後便是無韻詩，以康白情草兒及俞平伯冬夜爲代表。此二書前者每多鬆散，有如散文，後者時談哲理，玄妙莫測。梁實秋，聞一多曾作草兒冬夜評論，指摘甚當。徐玉諾將來之花園是以幾十天工夫作成的，其草率可知。汪靜之蕙的風，焦菊隱夜哭，湖畔詩社湖畔，及劉延陵的詩以清纖的文章寫婉妙的心情，頗爲一般少年少女所喜愛。

再後便是小詩，最初作此體的是謝婉瑩。她受了太戈爾飛鳥集的影響而作春水，繁星。宗白華的流雲，梁宗岱的晚禱繼之。此外何植三，孫席珍，且如，周樂山等均效之。葉紹均劉延陵所編之詩雜誌中小詩甚多，可看出當時風氣之一斑。

再後便是西洋體詩，諸如十四行體，節奏韻，都以西詩法則爲歸。郭沫若女神已

略開端緒，嘗試此道而成功的是徐志摩的志摩的詩，繼之的是于廣虞的晨曦之前，朱湘的草莽集。餘如聞一多，梁實秋，蹇先艾，劉夢葦，饒孟侃也都屬於這一體。鼓吹這個運動的是晨報副刊的詩刊。聞一多的紅燭，規律尚不十分嚴整，但已走上這一條路。還有一個新死的白采，曾作了一篇長的無韻敘事詩，名為羸疾者的愛。

最後爲象徵詩。李金髮在很早作微雨時，即已仿法國范爾倫的詩，後來又續出爲幸福而歌，食客與凶年等。胡也頻的也頻詩選，即是專摹擬金髮的。這一派的詩修辭極佳，惟用字似夾雜文言，爲世所詬病。有人說他們是祇有詩料，而無組織的。但也頻詩似較金髮爲易解。此後馮乃超作紅紗燈，詩中多用朦朧字眼，如「氤氳」「輕綃」之類。穆木天作旅心，則直接聲明他的詩是學法國象徵派拉佛格的。戴望舒的我的記憶是學法國象徵派耶麥的。蓬子的銀鈴所用的暗喻也極多。此外如後期的梁宗岱喜愛哇萊蒞，石民喜愛波特來耳，都可以屬於這一派。雖然其中有難懂的，有易解的，而師承又各有不同，但總之都是喜愛法國象徵派的詩人的，所以又可以稱爲「擬法國象徵詩派」。所不

同者，第四期是有意的運動，而這一期是各作家自由發展，不會聯合起來罷了。

戲的劇

三條路

在民國初年，上海舞台上曾一度盛行若茶花女一類的中國化的西洋劇。

後來又一度盛行中國人自作的醒世新劇，若黑籍冤魂之類。最后又墮入了改良的舊劇，像濟公活佛，徽欽二帝，岳飛出世……等類。自從新青年攻擊舊劇，介紹

「易卜生社會劇」之後，舊劇的王都——北平，有陳大悲，蒲世英諸人出來辦戲劇專門學校及從事所謂「國劇運動」，同時還成立了中國戲劇協社。可是不久便消沉了。後來戲劇運動的中心似已移到上海，許多的戲劇團體，像田漢……等的南國社，洪深……等的戲劇協社，朱穰……等的辛酉劇社，馮乃超……等的藝術劇社……接連的成立。他們都已創劇本，自己排演，可是只為一般智識分子——像教員，學生，著作家——所歡迎，還沒有引起全社會的觀衆。在最近，因為他們思想的左傾，所演劇漸趨普魯化，於是受政治當局的禁止而大都停止活動。這自然是中國戲劇運動的一個重大打擊。但是在大衆觀看的舞台上，還在演鬼怪龍蛇的改良舊劇，京劇也仍舊很有地位，所以要革除人民的

「封建思想」，單從一般民衆所愛的戲劇上看，已可見是難之又難了。

在新的文壇上，戲劇的創作也遠不及小說的豐盛。我們總括十多年來所創作的劇本內容，可以說，他們所走的不出這樣的三條路：一是以中國歷史上，或舊的文學中的故事爲題材，而演爲合於現代思潮，合於現代劇場的新劇，若郭沫若的聶嫫，王昭君及卓文君，徐保棗的妲己，林語堂的子見南子，王獨清的楊貴妃之死，歐陽予倩的潘金蓮，吳研因的烏鵲雙飛……等都是。二是以西洋的名劇，改譯爲合於中國劇員表現，適合中國觀衆的新劇，像洪琛的第二夢及少奶奶的扇子，顧德隆的梅蘿香及相鼠有皮，歐陽予倩的娜拉，余上沅的長生訣，焦菊隱的女店主……等都是。三是以現代社會爲背景的創作劇，如問題劇，歷史劇……等應有盡有，作者如田漢著有戲劇集八集，中以湖上的悲劇，蘇州夜話，古潭裏的聲音……尤能聳動觀衆。其他如侯曜的戲劇集有復活的玫瑰，山河淚及棄婦；熊佛西有青春的悲哀，濮舜卿有人間的樂園，徐公美有歧途，戲劇協社編有戲劇彙刊兩集，蒲伯英有關人的孝道與道義之交，陳大悲有幽蘭女士，張四太……

……等，在舞台上都已有相當的成績。此外，單寫成文字而未經舞台表演過的尚很多，不一備舉。

電影在中國社會也很能掀動觀衆，所以上海的影片公司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林立。但所演劇本，因過於欲合觀衆的心理，佳者很少。創作的電影劇，若侯曜的葉婦，洪琛的申屠氏，文字很活健，可算此中的「白眉」了。

### 新體

### 小說

自文學革命開始，新體小說在文壇上占得地位后十年間的情形，誠如趙景深所說：葉紹鈞最初作隔膜，多寫小學生和兒童的生活；及作稻草人則以

美麗的筆寫幻想的故事，滲入以平民思想；後作火災則更擴大其寫作範圍至於社會；最近的線下與城中復由日本白樺派的風味改而爲柴霍甫式的幽默。郁達夫是個潦倒文人，小說多寫「窮」和「偷」和「色」，所作有沉淪及薦蘿集。張資平善寫三角戀愛和自身所受的經濟壓迫，作有沖積期化石，愛之焦點，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飛絮……等。滕固所作亦多肉的氣息，有銀杏之果，壁畫，死人之嘆息，迷宮……等。冰心的超人多寫愛

海，愛小孩，愛母親，而不及兩性的愛。隱隱的海濱故人反之。許欽文的小說極幽默，多寫已婚夫婦的遭際，作有故鄉，毛線襪，回家……等。馮文炳竹林的故事善寫鄉村生活。王統照的小說藝術分子太多，每刻劃過甚，事項的進行因以遲緩。他的春雨之夜，一葉，看起來很吃力的。楊振聲玉君曾闢動一時，但以過於近似「禮拜六派」爲人所不滿。如今徐祖正的蘭生弟日記，與玉君有同樣的遭遇，但論者又嫌其前半部過於生澀。最著盛名的自然是魯迅的吶喊。他的阿Q正傳已有華西禮的俄譯，敬隱漁的法譯，梁社乾的英譯。（現在洪琛正從事於吶喊全部的英譯。）其中如故鄉，社戲，鴨的戲劇，兔和貓都很有詩意。最近他又出了一本徬徨，論詩意是孤獨者，傷逝和祝福好，論幽默是幸福家庭，肥皂，高老夫子好。

這個時期（及以後）的小說家，陳炳堃以爲：除了上面所舉的諸人以外，他如，蔣光慈，郭沫若，錢杏邨，顧仲起，楊邨人，洪靈菲，華漢，葉靈鳳，潘漢年，以及矛盾，羅黑芷（已死），王魯彥，葉鼎洛，沈從文……等都是新近這幾年很努力的作家。其中以



郭沫若，蔣光慈，洪靈菲（他用粵語作小說），錢杏邨，乃至茅盾諸家的作品，尤爲留心這個「大時代」轉變的青年男女所愛讀。自他們的作品出來，小說界的風氣似乎爲之一變。而錢杏邨，李初梨，馮乃超，成仿吾諸人的批評現代中國作家，陳勺水的介紹現代的世界文學，似乎都與新作家多少有些暗示。總之，所謂「革命文學」的，或「新寫實主義」的小說，自此將逐漸發生。這種小說，在描寫現代中國的貧苦民衆在帝國主義經濟，和新舊軍閥政治，重重壓迫之下的被虐，反抗，……等等的的事件。也就是社會上最重大，最關多數人的利害，而又最使人感激的事件。

散文  
雜志

在國內最占勢力的文學雜誌，當推小說月報，創造月刊及語絲。小說月報由十二卷起，由文學研究會中人主編，於介紹，創作二方面頗見盡力。牠的號外俄國文學研究，法國文學研究及中國文學研究出版后，影響於全國文壇尤巨。同樣是文學研究會編的文學旬刊，後改週刊，出至近四百期而止；詩出至七期而止。創造月刊爲創造社所編，主持人物爲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諸人。初爲創造季刊，出六期

而止。又出創造週報，五十二期而止；創造日，百期而止。月刊爲他們自己成立出版部后的刊物，出至二卷六期，因內容極端的左傾，就被當局禁止，且連出版部也封閉了。語絲的執筆者都是北大教授，魯迅與周作人的著作，大半都在這刊物上發表，但出至五卷五十二期，即行停刊。又有莽原，主編者是魯迅，後改名未名。長虹主編狂飆週刊，十七期而止；又編長虹週刊，出了數期即停刊。奔流爲魯迅與郁達夫合編，專創幽默的譯作，間附幽默的名畫。陳勺水主編的樂羣，初爲半月刊，後改月刊，專介紹世界左派文壇。又有專載新興文學的述作的萌芽，大衆文藝，現代小說，新流月刊，拓荒者，泰東月刊……諸雜誌，在最近與奔流及樂羣均爲當局查禁，因之停刊。其他如金屋月刊，新文藝，春潮月刊，現代文學，南國月刊，在最近都陸續宣告停止刊行。現在尚在續出的，除了年代最久的小說月報外，有真美善，文藝月刊，民族文學月刊……等。

由文學革命開始到現在，國內各地所出文學雜誌，至少尚有二百數十種，大都出了幾期即停刊。但還沒有詳細可靠的統計，所以不能作較明晰的介紹。

最著名的散文集子，有周作人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虎集，永日集，魯迅熱風，華蓋集，而已集，朝華夕拾，林語堂的剪拂集，俞平伯的雜俎兒，朱自清的背影……等。在這些作品之中，有清淡的飄逸的抒情文，有生辣的深刻的批評文，而以後者最富於俏皮的語言，和諷刺的意味。所謂「語絲文體」，可為這種文的代表。

翻譯文學

自新青年多譯登近代西洋作品，若易卜生的社會劇之類，國內翻譯界遂羣趨近代或現代東西文學的翻譯。魯迅，周作人都以白話譯小說散文和劇本，用直譯法，被稱為「歐化語體」。此種譯語，初祇為一般翻譯文學所仿用，後來又攙入創作中，至今遂成了習慣。正同佛經用語及日本名詞一樣，一經攙入，便與中國語混合而分不開了。魯迅所譯，如工人的綏惠略夫，一個青年的夢，愛羅先珂的童話集……等；周作人譯的，有現代日本小說集，現代世界小說譯叢，點滴（現改名空大鼓）……等。在當時的一班不懂外國文的人讀了，都有不易了解之憾。

文學研究會的叢書，多數是翻譯文學，初期譯品，以太戈爾及俄國作品為多。但他

們的譯筆不很高明，常常爲創造社在創造季刊及週刊上把他們的笑話挖舉出來，以此引起他們團體與團體間的隔膜。甚至有人想出來排解，亦沒有如願，可見當時他們互相敵視的程度了。創造社亦有翻譯作品，像郭沫若譯浮士德，少年維持之煩惱，銀匣……等，很吸動了青年們對於外國文學的興味。

現在又在翻譯文學盛行的時代。翻譯界宿將伍光建也在努力的工作，新出版的很多，尤以山甯，列甯與甘地……爲人所注意。至若趙景深譯柴霍夫小說全集，李青崖譯莫泊桑全集，打破了以前隨着各人的喜歡揀譯一二篇的幼稚現象，功績尤爲偉巨。

如其能作一個真確的統計，那麼我們敢預料，翻譯文學的數量一定比創作爲多。這個現象，又是中國文壇上「空前」的現象了。

整理  
舊文學  
的成績

這種工作的從事，當以胡適爲最早。他用那合於科學方法的「漢學」方法，替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一流素不爲人重視的通俗小說做攷證或新序，許多被埋沒的作者的姓名始爲一般人所知曉。汪元放的標點小說，不但不苟於校

勘，擇選版本也很嚴，且都附有胡適的攷證或新序，爲國內唯一善本。他如郭沫若校點的西廂，丁文江校點的徐霞客遊記，劉半農校點的何典……，以名手校名著，尤爲學者推重。

關於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冊的發表者很多。若梁啓超的陶淵明，陸侃如的屈原與宋玉，汪靜之的李杜研究，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陳東原的鄭板橋評傳，俞平伯的紅樓夢辯，謝晉青的詩經之女性的研究……，都爲用力之作。對於某一種文學作專門研究而又最有貢獻的，如吳梅的顧曲塵談，詞餘講義，元劇研究……的對於曲，胡雲翼的詞學，宋詞研究的對於詞，徐嘉瑞的中古文學概論與陸侃如的樂府古辭考的對於樂府，魯迅的小說舊聞鈔，中國小說史略，唐宋傳奇集的對於舊小說，鍾敬文的歌謠論集與林蘭的編許多民間故事集的對於民間文學，……其成功尤爲從前一般文人所不曾夢見。

民國初年，中國文學史的編著並不多，至最近數年才見踴躍。最初出者爲王夢曾，

張之純，曾毅的中國文學史，稍后爲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在文學革命后的七八年內，有胡懷琛的中國文學史略，凌獨見的國語文學史，朱謙之的音樂的文學小史及拙編中國文學史大綱。再后，有顧實的中國文學史大綱，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胡雲翼的中國文學概論（上三書皆未完稿，只出了一半或一部分）。最近有拙著中國文學進化史，歐陽溥存中國文學史綱，穆濟波的中國文學史。也不可謂盛極一時了。

## 二 將 來

無名  
作家的  
悲哀

現代文壇上滿佈着新的氣息，而且勇往的專向着新的方向走，這自然是使我們樂觀的現象。可是在另外方面，却有使我們大不滿意的地方：譬如在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幾年，爲了要對付頑固不化的舊勢力，新作家結了團體一致的去和他們鬥爭，這是理所當然。可是在舊勢力既倒之后，他們再用同樣的手段去對付其他的新

的團體或個人，那就不應該了。現在的青年都在悲哀地說，在從前最會反抗舊勢力的青年們，現在都已做了師長或父親，却也在拚命地壓迫他的子弟，好像恐怕世界上停止了鬥爭似的。這個現象在文壇上也是如此。從前因為他自己潦倒時受了有地位的著作家或出版家的白眼或剝削而發出他憤怒的呼聲的作家，現在自己開了書店，居然也不願與論，儘量壓迫或剝削無名作家了。如果你是一個孤獨的無名作者，沒有加入什麼團體（不一定有形式），那麼不但不會有人介紹你的著作，恐怕有人來冷嘲熱諷的罵你一頓，已算是他們的看得起你了。在民國十四年左右，小說月報上曾登了一個巧妙的飾辭「以後無論長短稿件，取錄與否，概不發還」以拒絕非文學研究會會員的投稿，至今還令人感到異樣的辛辣。在這樣一重黑幕的籠罩下，無名作家自然只有永遠的感到無名的悲哀了！

開快車  
的時代

「冷」與「熱」永遠在世情上是平衡的。一班成了名的作家，今天大談「寫實主義」，明天介紹「浪漫主義」的作品，後天「新浪漫主義」的作家做了他信

仰的對象，再後一天他自己成了一個「新寫實主義」的作家，只愁時間不夠，開足了特別快車的速率還恐要落伍。這也不是壞的現象。他們的眼光比一般人銳利，把世界文壇的現狀看得清清楚楚，大勢所趨，不由他們不這樣的奮勇。而且這就是他們成功的大道。

我們也來看看世界文壇新趨勢的由來及其現狀，然後再來作「坐井觀天」的預測，中國文學將來的趨勢究竟怎樣？

世界文壇  
大勢觀的

西洋文學當十七八世紀時，重商主義興起，封建的貴族地主豎起反叛神權政治的旗幟，要求自由解放，要求希臘，羅馬時代古典文藝的復興，於是成爲「古典主義。」以後，接着是產業革命，資產階級漸漸抬起頭來，封建貴族爲保持殘餘勢力，于是有使人忘懷現實，憧憬理想的「浪漫主義」。但是浪漫主義卒不能遏止資產階級的發展，自法蘭西大革命，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有了充分的力量，於是「寫實主義」便驅逐浪漫主義而出現。二十世紀的初頭，資本主義的發展漸漸降落，同時，無產階級有抬頭之勢，於是在文藝上自寫實主義一變而爲「新浪漫主義」，資產階級謀以



此而挽其頹運。大戰以後，無產階級有長足的勢力，俄羅斯革命又告成功，新浪漫主義至此遂不得不銷聲匿跡，只好眼看「新寫實主義」縱橫一世了！

從唯物史觀來看西洋文學，可見在西洋文學史上盛稱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新浪漫主義及新寫實主義，是順着經濟構造之轉變而直線式的發展，不是在同時並進的。而中國却在十多年內像電影般的一躍而都經過，現在已經在對着新寫實主義的方向走，不能不算是神速的進步。

那麼最近的中國新文學，真的就可以算是新寫實主義嗎？却又是一個疑問。



## 第十二章 結論

### 一 中國文學變遷大勢

南派北  
消長

在中國文學史上，南北二派的劃一鴻溝，是很顯明而不能諱的事實。但牠們不獨無彼此排斥之見，而且於有意無意中互相發展。吾們用極簡要的名詞來區別南北二派之差異，就是：北派爲英雄文學，而南方則爲兒女文學；一主豪放剛直，一主宛轉柔媚。他們的互相發展和消長，很顯著的就是楚辭作家變演北方詩歌爲辭賦；至漢又由辭賦旁產古詩一體，而復爲北方文學。卽由詩歌變成的樂府，亦由南方的柔婉，而變成北方的剛勁；後又爲南派再變爲柔媚的詞令。北派又將詞令回復了豪放的

散曲。至散曲進而爲雜劇，而南派又改造爲好言情的傳奇。在小說方面，演義小說大概是北方文學，而曲或詩和小說併合的彈詞則多南人所作；所以演義多述英雄武事，而彈詞幾全爲兒女情事。彈詞傳入北方，變爲講述義俠的鼓詞；小說在南方，却演爲專寫花月的繁華小說。

詩的演進

詩歌在中國文學中占最重要位置，變遷最多，而別種文學受他之影響亦大。詩歌的發生，第二章已述其大概，此處不過述其變遷大勢，給讀者一個簡顯的觀念罷了。

詩歌由三百篇變而爲楚辭，南北文學始各有代表之總集。（朱嘉頗有特識，將楚辭和詩經一般加以註釋，然誤會太多了。）至漢及漢以後，三百篇進而爲五古七古；賦則變爲畸形而無價值的駢文，再進爲四六，此後就中止了。唐時五古七古，則受駢文的影響而爲近體的律詩（古以七古五古爲古詩，七律五律七絕五絕爲近體詩）。律詩又成畸形物而不再進化。其他一方面，樂府（樂府大都爲民間文學）興而與五七古相合，遂成詞

調。元代詞化爲散曲，又受金人弦索調，院本的浸染而創雜劇。限定每本四齣的雜劇，再解放而爲不限折數的傳奇，再進而爲用詩句代曲的古彈詞（也分白分唱，和今彈詞不同），再進而與平話小說合成今彈詞。傳奇變爲崑腔。京劇……等等，又都由雜劇傳奇崑腔等蛻化而來。新詩之創作，亦直接受詞曲之影響。至於今日，外國詩歌劇曲，爲多數學者所介紹，而有替代之勢。

小說的發達

小說始見於漢書藝文志，謂出於稗官；所謂稗官，和採詩官一般，是採訪自民間，而以觀政治得失的。實在等於現在的地方新聞。後來諸子興，好以寓言發表他們的思想，於是遂有所謂寓言小說者出現。桃花源記是短篇的寓言之祖，後來唐之傳奇，就是這派的演進。魏晉文人的雜記小說，都是些神話鬼事，大概受東方朔的神異經的影響，神異經則仿自山海經，故來源甚早；今人別之爲神話小說，與稗官的野史小說及寓言小說爲三大類。稗官與傳奇合而爲宋之平話。平話再進而成章回演義。傳奇與神話等合爲筆記小說。傳奇與稗官在另一方面，又成今古奇觀式的短篇小

說。在中國，短篇和長篇的分別，無一定的界限。至清末，聊齋式的短篇小說大盛行，儒林外史式的長篇及今彈詞亦很發達。此外，翻譯的偵探小說，燕山外史派的駢體小說，亦風行一時。及林譯西洋名家小說興，演進至今，而成白話的直譯小說。即創作的亦大半直接接受西洋之感化，而尤以受莫泊三，太戈爾，乞克夫之響影為多。

散  
文  
的  
變  
化

散文之始，先有記事文，記事文已近於文學。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文興，而少文學的散文。左傳，史記……等，是歷史而兼文學性質之作品。漢時李陵與蘇武書和魏時書牘，都為很好的抒情文；寫景文則淵源於上林，羽獵，兩京，兩都……等賦。唐時，始多好的抒情——如書牘，祭文一類——和寫景文——如遊記……等。傳記文則為小說而非散文。唐以前，所為散文，都是合時代的，文言不很分歧，宋以後，古文興而與言語隔離很遠。歷元，明，清，至最近，白話散文興，散文始又上了進步的正軌。

兒童文學

中國的兒童文學發源很早，但至清季始有人提倡。古代的神話，和一切

和  
地方文學 民間傳說，都是很好的兒童文學。以前供兒童讀的三字經，千字文，神童詩

……等，都無文學可言。清季白話的童話出現，而兒童始有文學書可。此種童話很

好，中國外國都有，而體裁很合於中國兒童心理。在最近，白話受了歐化語體的影響，即童話和兒童世界等亦染此風氣。小朋友完全採用國語作文字，故一般兒童尤為愛讀。

地方文學在詩經中已很顯明，楚辭更富有此種色彩。樂府中南北朝時的民歌，如子

夜歌……等，地方色彩更濃厚。至明清詩派，雖有以地域分者，然與地方文學無關。在

小說中，京語與吳語最能表現地方文學之長；最近的小說，亦有著重於此的。在詩歌集

中有所謂粵謳，為一部很富有廣東地方色彩的民歌。此外，另星記載於書籍雜誌中的還

多，不能遍舉。耶教聖經也多用各地方言譯成，如合全中國所有觀之，想來一定很有

趣味的。牠對於中國地方文學的供獻，實比中國文學家的功績大而且廣，吾們萬不該因

他們用意在傳教而輕視牠。

## 二 作者的態度和希望

作者的  
動的機

中國文學史，在國內雖然已出版十多種，然無一種能令人滿意。都因作者對於文學的本身是什麼不很明瞭，所以將一切學術文都敘述了。既敘學術

文，就不得不將學術思想兼述，於是成了一種學術史而非文學史。最近胡懷琛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略，已將此關打破，不過他著重時代的大勢，而對於個人的思想和性情不很注意，而且平鋪直敘，沒有一些吸引人注意之力。我有感於此，編成這非中西式的中國文學史大綱，用的是提綱挈要的方法，將許多有名作家，特別的敘出，以引起讀者的注意。此外如作者身世性情之敘述，亦詳略不勻。大抵作者身世性情，與其作品中思想，有重大關係者，則稍詳述（如杜甫，李白），否則雖為大文學家（如韓愈）亦惟略述，或甚至略去。這都是為篇幅所限，固無待言；然欲使讀者節省費去無謂之目力，亦其一因。



理想中的  
完美的中  
國文學史

在我理想中要作的中國文學史有二種：一種是用婉美的句調，作成一本簡略和此差不多字數的，藝術方式的中國文學史，則較易引起人們對於文學的賞鑒趣味。一種是完密的將每個文家分述而帶點考據性質的大文學史，字數至少在百萬以上，我現在決定，自今而後，將專力於文學史之研究，在未定的將來，我鼓勵我自己至少須有一種能成功。

將來的  
希望

在最近的將來，我用極誠懇的態度，希望有聲譽的學者肯加以指正，不以無名而見外；我更希望同我一般無名的學者，也努力於此種研究，發表作品，互通聲氣，而改正個人主觀之差誤，合作一部完美的中國文學史。另外有一種希望，就是希望此後文壇上真實的破除黨派的意見，而革除互相標榜的鄙猥的習氣，容納多數人的意見，共同獎勵有希望的作家，協力創造一種未來的在世界文壇上得占一重要地位的眞眞的中國文學！

一九二四，五，七，夜脫稿於滬寓

一九三〇，一二，二八，改訂於黃渡

本書除參攷各家專集，各種小說，詞曲，詩文詞話，各部總集外，大抵取材於下列各書。因書中未及一一注出，特將書名，著者姓名，及版本列下，以誌不敢掠美。

一、曾毅：中國文學史 泰東書局本

二、胡懷琛：中國文學史略 國學彙編本

三、劉貞晦：中國文學變遷小史 新文化書社本

四、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北京大學新潮社本

五、王國維：宋元戲曲史 商務印書館文藝叢刊甲集本

六、王夢生：梨園佳話 全上

七、胡適：胡適文存 亞東圖書館本

八、梁啟超：中國佛學史存稿 載商務印書館出版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

九、蔣瑞藻：小說攷證

十、蔣瑞藻：小說攷證續編

十一、蔣瑞藻：小說攷證拾遺 以上三種均商務印書館文藝叢刊乙集本

十二、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申報館最近之五十年本單行本或亞東圖書館

胡適文存二集本

十三、章炳麟：國學概論 泰東書局曹聚仁筆記本

十四、張之純：中國文學史 商務印書館中學用共和國教科書本

除上列諸書外，另星之參考，多至不勝枚舉，謹誌於此，以表謝忱！

一九二五，七，七，編者附識

改訂時的重要參考書，又有下列數種：

十五、夏丏尊：文藝論ABC 世界書局本

十六、姜亮夫：文學概論講述 北新書局本

- 十七、胡行之：中國文學概論 北新書局本
- 十八、范烟橋：中國小說史 秋葉社出版本
- 十九、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 太平洋書局本
- 二〇、趙景深：中國文學小史 光華書局本
- 二一、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 光明書局本
- 二二、譚正璧：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光明書局本

